

奔流
又
聚
刊

開
國

第二輯

臺灣省立圖書館
社會科學叢刊
第...卷

奔流文藝叢刊第二輯

潤

奔流文藝叢刊社出版

鷓得腐鼠，鵙鷓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

而鷓鷓發於南海，飛於北海，

以爲天下盡於翼下矣！



無妻之夫無母之兒

邵 宇

830.8
354.6-3

奔流文藝叢刊第二輯「濶」目錄

小說

隔壁戲

平阿炳的平糶米

世家子

林浚秋(二五—三七)

霍亭(六九—八五)

林珏(九一—一二七)

短論

爭取批評

批評的基準在哪里

袁明(三六—四四)

萬殊(四一—四六)

雜文

淡然抄

送別L夫婦

野客(六一—六六)

陸寐(二八—三三)

天佐(三六—六六)

詩歌

「海沫文談」後記



3 0474 6952 7

809500

憤怒

有礎(二—三四)

年夜

辛勞(九—廿)

冬風

洛雨(廿—廿四)

散文

南方之歌

司馬文森(二四—二五)

溪邊

方君(六—七)

航工老桂

洪波(四—二四)

劇本

形式主義者(克瓦斯尼茨基)

賀一青譯(四—六)

罪與罰(淑雪彙科)

金人譯(三—四)

批評

略論巴金的家三部曲

無咎(一—二)

輯外輯

野馬章

聞歌(一—二)

來信

卓(二—三)

略論巴金家的三部曲

無咎

一 巴金的世界

巴金的世界，是單純的。單純到絕對化的地步。這單純是巴金創作的成功的原因，但也是失敗的根源。

由於這單純，巴金激動了萬千讀者的心。爲它哭，爲它笑，爲它而奮勇前進。在這裏，巴金是盡了變革這古老的中國社會底一部分任務。巴金的小說，就如一種進軍號，聲音是直率而雄壯的。它給人一種感召，一種啓示，一種鼓勵。那意義是說：

「朋友！奮然向前進吧！」

這是巴金的成功。

然而，前進的路是曲折的。勇敢還須繼之以沉着；憧憬還須加之以明辨。單純的真理，是通過極其複雜的現實底畫面而求得的結論——也是指示。藝術作品所需要的，不僅是真理底示唆，而尤其重要的是真實底映現。巴金喚醒了讀者一種勇邁向往之情，但缺乏叫讀者認識這現實之複

雜畫面底藝術形象和藝術機能。留給讀者的，是一種激情，而不是識力。這顯出巴金底軟弱了。巴金底現實主義的畫面，沒有達到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底正確。（自然屠格涅夫之於托爾斯泰，還是有距離的）而巴金底浪漫主義的激情，沒有達到道斯托以夫斯基底深刻。

然而，在中國，巴金是巍然聳立於荒蕪的新文藝園地裏，擁有極多數的讀者，他是值得被擁護的。

巴金把這世界劃分為兩個壁壘。這邊是舊的，那邊是新的。對立着。形而上學的絕對地對立着。巴金告訴每一個讀者，毀棄那舊的，邁向那新的。這裏沒有優容，沒有徘徊，絕不妥協。然而舊和新之間，沒有連續，也沒有嬗遞與關聯。他給予人以非常大的勇氣，但沒有給予人以必要的堅毅。同樣，巴金在人物的人物鑄上，給予新的一種定型，給予舊的一種定型，給予不新不舊的，又是一種定型。這定型，機械地被描寫着，形而上學地給對立着。但也因為這緣故，到兩者對抗的最後，巴金就拿出人類愛，給相互寬恕起來，統一了。『就在電椅上，他還是願意寬恕那燒死他的人。』（滅亡：序）於是巴金自己繳了自己的械。這是巴金的精神，也正是巴金用以描寫這世界，充實這世界，創造這世界的。

那麼我將用什麼來證實我們這一種論斷——也許是一種武斷——呢？我們就以巴金的『家三部曲』來作個考察。

二 家三部曲的主題和故事

『家三部曲』的事件，是發生在四川成都。那裏有一齣高公館，官僚地主的家庭。一共有五房。以長房下三個兒子——覺新，覺民，覺慧——的生活思想為「經」，以三房以下各房及親戚的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為「緯」，給織繪出一幅大家庭的畫面。據作者在『家』十版代序裏說：

『我寫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代表三種不同的性格，由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結局。』他又說：

『在女子方面，我也寫了梅，琴，鳴鳳，也代表三種不同的性格，也有三個不同的結局。』這可以說是『家三部曲』第一部裏作者的企圖。作者在這裏把故事這樣發展着：三兄弟都受了五四文化運動的刺激，有些新的思想，但覺新是——

『他和我一樣也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我們都貪婪地讀着一切新的書報，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見解却比較地溫和得多。他贊成劉半農的『作揖哲學』和托爾斯太的『無抵抗主義』。他把這理論和我們大家庭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巴金：憶一三七頁）

於是他雖然愛上了表妹梅，却接受了父親給他討的妻子珩，居然也很和愛共處，養下了兒子。但他又忘不了出嫁了的梅。在出嫁後不久就成新寡的梅，表妹回到成都，因了軍閥混戰而使兩

人見面時，這三角戀愛的苦痛咬住了他。終於於梅因肺病而死，妻因避喪居城外爲生產而死，留給他一個淒苦的結局。同時，覺民和覺慧在家以外幹起新文化運動來了（主要是辦刊物。）而在家庭生活中慧所心愛的丫頭鳴鳳，因高老太爺要強迫她嫁給孔教會會長馮樂山，投湖而死。覺民經常教着姑表妹琴的英文，做着戀愛至上主義的甜夢，但在祖父要爲他訂親（馮樂山的女兒）的時候，他用『出亡』做反抗。祖父因他的反抗和第五兒子克定在外組織小公館氣憤而死。最後，以覺慧的脫離家鄉而作了個結束。

在這裏，巴金是以戀愛和婚姻問題作爲主題，而描寫出新和舊兩種勢力，兩種思想的鬥爭。作爲這鬥爭的中心橋梁，便是覺新。

從『家』發展到『春』，巴金把覺民的任務提高了。成爲反抗舊家庭的中堅人物。同時，巴金又從三房裏拉出一個淑英，作爲婦女反抗舊家庭而出奔的例子。但她很軟弱，是在覺民和琴教育並幫助之下，才完成這使命的。而給三部曲中主要人物覺新，又引出一個表妹蕙。她在頑固的父親周伯濤的強迫出嫁之下，抑鬱而死。她是覺新潛藏在心裏的一個愛的對象。又同時，作爲這高家舊的代表勢力的，是固執而正派的三叔克明，是頑固而腐敗的四叔克安和五叔克定，是姊妹間的爭吵等等。但最後，以淑英的出奔爲結束。

又從『春』發展到『秋』，一切家庭生活和『春』裏所寫的，沒有很大的距離。這裏祇又送

出爲舊家庭犧牲的幾個活屍。其一是周伯濤的兒子枚少爺，其二是五房的女兒淑貞，其三，是四房的丫頭，倩兒。最後歸到三房的主人，這高家的家長克明，爲了玩戲子玩妓女的兄弟所逼，要出賣公館，感到氣憤而死。但另一方面，巴金却還把『秋』作了個喜劇的結局：覺民和琴結了婚，覺新似乎也同意於三叔的贈予——一個丫頭翠環。

通過這兩部小說的，依然是以戀愛和婚姻問題作爲主題，描寫出新和舊兩種勢力兩種思想的鬥爭。但也很顯然的，『春』和『秋』較之於『家』，是更多接近於紅樓夢式的家庭生活的瑣屑的描寫。在人物的刻畫上，『春』和『秋』較之於『家』，更來的迫真。但在給予讀者的激情上說，則『家』將超過『春』和『秋』。

三 中國的家庭是怎樣崩落的？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家庭是怎樣崩落的？

我們且按照『家三部曲』所安排的。來劃定一個時期：

作爲新人羣之一的程鑑冰，在第三部曲『秋』將要收結的時候，說過如下的話：

『不過我們不明白爲什麼時代進步得這樣慢！民國也已成立了十多年了，五四運動也過了幾年了，我們這兒還是這樣不開通。』

依照這話，和『家』第一部曲開初所描寫的情形來估定，那時期是在五四運動的直後，五卅運動的前夜。——民國八九年到民國十三四年之間。這一時期，確是中國社會激劇動盪的時期，也正是中國家庭日趨崩潰的時期。

但在這一時期裏，作爲中國社會變動的特徵的，有如下幾幅明顯的鏡頭：

一，民國六年文學革命的口號，給胡適之叫出來了；接着是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民主』和『科學』，是兩面大旗幟。在這大旗下，最猛烈的衝鋒隊是反禮教：

『他們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聽他們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以家族的基礎，爲國家的基礎，人民無獨立之自，由終不能脫離宗法社會，進而出于家族圈以外。』(吳虞：「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而最沉着的壕塹戰的戰士，却已堅固而綿密地佈下實踐哲學的障地；這哲學是爲後來新興階級革命展開先導的大旗：

『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爲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爲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

(李守常：『今』)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

所詛咒的人，正是作爲一個社會典型而詛咒的，根本沒有憐想的必要。巴金作品中那種多餘的憐憫，怕是在於他把人性不當作階級性羣體性之一表現來看，而把它當作形而上學的東西來看的緣故吧。但這也是和巴金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有關的。

六 最後的話

我在以上所說，不過表示一個巴金作品底讀者底意見。未必即是公允的批判。但即使我對巴金的『家三部曲』作了如上的指責，而我對巴金的敬仰並不稍減。無論如何，巴金是中國文壇上偉大的存在。早前第三種人爭論的時候，有人反對批評家用一定的尺度來衡量別人，彷彿深深嘆息中國沒有客觀的批評。其實任何批評都帶有主觀性。問題是在於這主觀的意見，是否適合於客觀的要求。我在上面所說的，也是我主觀的意見，至於這主觀的意見，是否正確，或是否適合於今天文藝界客觀的要求？那又得讓讀者來指教，批評和斥正了。而且，對於巴金，我相信他還有更大的前途，在愛情三部曲裏的第三部，巴金曾以非常熱情的筆調，寫出了革命者的羣像。而用王文慧筆名發表在文學上的幾個短篇，也有藝術的最高的成就。聽說巴金繼『家三部曲』以後，將來寫『羣三部曲』。那麼，對於『家三部曲』的我的讀後感，也許可供巴金寫作時一個參考。知道有這樣一個讀者，對他還存有過大的要求。

可是沒有革命的實踐，也就沒有革命的理論，而沒有創作的實踐，也將不會有創作的形象。我們沒有權利，來指責別人的信仰。更沒有權利，要求別人改變信仰。在上面論及巴金作品時，我們說到巴金的信仰。但這不過爲便於說明巴金作品和世界觀的關聯；並不是就批評到他信仰的本身。然而一個作家與其僅僅依賴他的世界觀來從事創作，還不如多多依賴他的實踐。實踐將使藝術家獲得真實，真實則是藝術作品的最高生命。巴金有他作爲藝術家的真誠，良心與崇高的理想，但似乎缺少些作爲藝術家的實踐。孤獨的生活，將妨害了藝術的開展。但這也許又是不要的過慮了。

托爾斯泰在去年紀念日說話

蘇聯去年十一月紀念大作家托爾斯泰逝世三十週年的情形，極爲盛大。普通舉行音樂會，演講會和紀念會，遺作展覽會，並且上演活屍，黑暗之力，發行紀念小冊和刊印九十五冊的大全集等等。而其中最有趣的，當推托氏留聲片的由無線電學播，使蘇聯數百萬聽衆都聽到托氏的聲音。原來托氏八十歲生辰時，科學家愛迪生曾把一架新發明的錄音機送給了他，所以能有托氏的留聲片傳下來。

憤 怒

有 礎

憤怒

就像傳達這個消息的迅速的電流一

樣

迅速地傳遍了全中國：

每個不願再受欺騙的人民

從心中叫出一個痛心疾首的呼號：

「這個軍隊會『叛變』的麼！」

五年，二十年！，

人民，正像他們所說的那樣，

已在戰爭的熔爐中的確受到了煅煉

他們學會了透視正人君子們的心胸

人民憤怒地聽到了

正人君子們意正辭嚴地

數出了整整的四個罪惡，

就像投擲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人民覺得這四塊巨石

並且把他們像四塊沉重的巨石一樣
投擲在這個為人民作戰的軍隊上；

是的！經過了九年來的奮鬥

（何止是九年？——甚至已有了十

就像鎗鏡射透毒斑的細胞一樣：

他們決不會估計錯誤，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

人民清晰地看到了，

正人君子們這一次所戴上了的是

一付製造得不能再精巧的假面具：

在這個假面具上那代表眼睛的兩個

小洞，

是剪挖得那麼地幽滑，

甚至一根睫毛也不留下，

並且從這兩個洞中射出的光，

你也許會把牠當作

爲正義而憤怒的火；

那兩條眉毛的上端

是勾得那麼地向左右豎起，

牠們所表示出來的似乎剛正的殺氣

會使正人君子們自己也胆戰心驚；

那眉頭是畫得緊緊地鎖起着的，

因此形成了三條顯著的向上的皺紋

那中間的一條是豎得最高，

似乎確定地流露出一種爲國爲民的

憂慮；

一根細長的鼻子

似乎因爲氣得呼吸急促而漲大了，

並且那好像在翕動着的鼻尖，

如其你去觸摸牠一下，

你定會感到牠像死一樣冰冷，

假定沒有生命的東西也有溫度的話
而那隻能夠流出人類的萬千的「善」
也能夠流出萬千的「惡」來的嘴，
在這付假面具上，

是由那巧妙的手藝家

開得不大也不小，

恰恰顯出從這個洞裏

會流出掩飾得最好的漂亮的正義言

辭，

並且，如其你再從這洞裏望進去，

你可以發現一條閃着細光的血淋淋

的東西，

像一支鋒利的寶劍一樣地

對着人民大眾，

在揮舞，在閃避，在挺刺。

是的！也由於九年來的經歷

（何止是九年？——甚至已有了十

五年，二十年！），

人民熟悉無遺地知道了，

在什麼一個際遇，

在什麼一個大變故的開始，

正人君子們總會及時地戴上

怎樣的一付假面具。

在過去，我們都被這些假面具騙過

了，

可是，這一次，在全國人民

一致地奮起同仇人作了三年多的苦戰後，

在洞悉了世界所必趨的大勢後，

我們決不拋棄我們已經艱苦獲得的

成果，

我們決不姑息那些存心破壞這些成

果的人們。

你看，無數的家屋已成廢墟，

無數活着的人民在挨着饑餓，

在顛沛，在流離，

無數已死的人民的屍骨暴露於漫漫

荒野：

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已浸透了人民的

點點熱血——

不論什麼人用什麼奸詐，險惡，陰

謀，

決不能把這些已被土地所吸收進去
的鮮血消滅。

是的！這樣的陰謀已經起來，

靠着電流傳達給了全國的人民，

而看到了由於三年多的解放戰爭

所帶來的勝利的曙光的大眾

心頭就像觸電一樣地爆發了

憤怒，

這憤怒就像傳達這個痛心消息的電

流一樣

迅速地在心與心之間流佈：

我們決不再讓這些正人君子們得意

我們會反擊出足以打死一切罪惡的

憤怒的拳頭！

一月十九日

隔壁戲

林淡秋

……現在，我是回到旅館來了。掛在中堂右壁上的「牌位」式的時鐘正敲着十響，彷彿是歡迎我的「禮砲」。圓臉，塌鼻，輕腳輕手，頭髮梳得光光的青年茶房同我打了一個招呼，默默跟我踏上樓梯，於是一邊替我開着房門，一邊油腔滑調地報告我一個多餘的消息：

「隔壁空房間下半天也收了客人呀，先生。起先是一個男的，後來——」——神秘的微笑——

「又來了一個女的。蠻漂亮的哩。格息同道出街去了。」

我有心無意地「唔」了一聲，算是對他的回答。這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真正把牠當作耳邊風！

踏進房間，扭亮電燈，我三步兩跳地衝到床前，倒在床上了。而且關照茶房：不要拿臉水來麻煩我，我剛在筍子裏措過臉了。爬山，翻嶺，遊菴……半天遊歷使我兩腿像抽去骨頭一樣痠軟，我倦透了。加以友情難却，晚餐又喝了幾杯滾燙的黃酒，頭腦有點昏沉，應該睡了。明天一早還得趕路呀！

然而睡不着。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冰冷的茶，喝了一杯又是一杯，始終沒有睡的意思。把電

燈熄了，讓黑唇包圍着我，還是睡不着，重又把牠開亮了。不明不暗的黃橙橙的燈光照在我的眼前，像夢，像微笑。在這微笑似的燈光中，我時刻看見一對黑水晶似的亮油油的大眼睛……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一向是以健忘出名的。一切人情，世態，冷嘲，熱罵……都像疾風中的輕烟，一轉眼便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好像壓根兒沒有這回事似的。獨有今天所見所聞，却像妖艷的蕩婦纏住她的情人似的，緊緊粘住我的腦袋，一秒鐘也不肯放鬆。不是嗎？那高聳入雲的古塔，浴在暮春夕照中的「赤岩」，隱藏在密林叢竹中的大寺院，躲在寺院一角的觀音堂，坐在「蓮台」上的滿臉慈光的觀音塑像，香案上的籤筒，還有，唉，還有那比這一切更要觸目十倍的黑水晶似的大眼睛……

一陣響亮的皮鞋聲從樓梯響上來，沿着走廊響進我隔壁的房間，還彷彿夾雜着輕輕的，偷偷閃閃似的脚步聲。電燈立刻被開亮了，黃橙橙的燈光從板壁上端和天花板之間的二三尺空隙射過來，跟我房間的燈光融在一起。我立刻聽見一男一女的談話，男的聲如洪鐘，女的則像小貓的叫聲。

「這料子多時髦呀！你還不滿意。」

「呵，哪裏時髦呢？花花綠綠土死了。我中意那府綢，素素淨淨。」

不錯，正是小貓似的聲音。我彷彿覺得這聲音有點熟悉，好像剛在什麼地方聽過似的。但也

不過是「彷彿」吧了，一會兒，又覺得全然陌生的了。而且誰去仔細思索牠，追究牠呢？對於意想不到的事情，即使聰明絕頂的人有時也會笨如鹿豕，輕輕忽略過去的。

「土死了？你真是鄉下人！告訴你：上海寧波五六十歲老太婆也穿這樣花花綠綠的旗袍呢，別說像你這樣二十歲大姑娘。」

一陣輕得幾乎聽不清楚的唏哩嘩啦聲傳到我的耳膜。我猜想男的一定在撕開包皮紙，展開衣料，披在女的身上。不錯，正是這樣！因為我聽見男的接着說：

「你看，還不漂亮嗎？放在你身上多麼相稱呀！你睜大眼睛看一看！」

輕輕的脚步聲。女的好像退開了幾步。

「我看見，漂亮在哪裏呢？……我曉得啦，你貪便宜，貪賤吃狗肉！」

洪鐘般的聲音突然哈哈大笑，笑聲十分枯燥，做作，好像因為他的秘密被揭穿了，故意用笑聲來掩蓋着自己的窘態似的。

「笑話，笑話，真是天大的笑話！我打牌一輪就是一百五十，還在乎這幾塊錢？」

女的還是不相信對方的話似的「哼」了一聲，不再響了。短時間的靜默，打破這靜默的又是那洪鐘般的聲音：

「桂香，我要問你：你過去老是牽絲攀藤，吞吞吐吐，退退縮縮，這一次怎麼有這樣大勇

「這樣氣，的大蟲膽？」

沒有回答。男的接着：

「怎麼不作聲呢？唉？……說老實話，你跟我是會錯的，連長太太還在其次，像我這樣好良心的人，倒不容易找到哩。你信不信？」他彷彿更湊近她了。

「鬼才相信你，我不相信！」

然而桂香的聲調却明明告訴他：我相信的，雖然男的好像沒有覺察到這一點。

「哦，我的天！你不相信？我拿證據給你好不好？好不好？」他顯然更湊近桂香的身邊了，因為我聽見一種被壓抑住的羞答答的聲音：

「啊，……不要動手動腳……你好好講你的證據呀。」

「噫，噫，這樣正經……你今天晚上還飛到天上去嗎？遲早……好，我拿證據給你……」接着，他開始敘述他的證據了。「上海大場打鬼子的時光，我帶領一連人正面衝鋒，袴襠給子彈打穿了七個洞，皮膚一點也沒有擦傷。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啊，嚇死人哪！」然而小貓般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嚇」的成份，牠是那樣充滿天真純潔的愉快！

「……這不是沒有原因，子彈是有眼睛的。要不是我良心好，有祖宗神佛保佑，就是十個王

（也許是黃）祖德也給打得稀爛了！」

『自然哪，人靠心，樹靠根。』她顯然被說服了。

『那你總相信了吧？唉？』彷彿用指頭在她臉上什麼地方動了動，因為她又發出被壓抑住的聲音：『啊咳，你總中意動手動腳！』

『好，再講個故事給你聽聽吧。』他接着說。『六七年前在江西「剿匪」的時光，我還是個排長。有一次捉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像你一樣漂亮（女的「哼」了一聲），團長命令把她憑空反吊在團部裏一夜，再拿去槍斃。這是難熬的活罪呀，我相信這樣湫了一兩個鐘頭便用不着槍斃了……』

『天呀，她到底犯什麼罪哪？』桂香突然插了一句，聲音彷彿真有點異樣了。

『犯什麼罪？你不知道嗎？那時候……幸虧這小東西額角頭高，因為有人請喝酒，團長一夜沒有回來。我便偷偷叫弟兄搬幾塊磚頭墊在她脚下，讓她兩腳踏住磚頭，這樣就舒服多了。雖則第二天還是拖出去槍斃了，但那個晚上總少受不少活罪，是不是？這足見我良心好呀！要不，我到底看想她什麼呢？』

我猜想桂香像一般慣於吃「無名醋」的女人一樣，聽到他最後的一句，會不自覺地向他撒撒嬌：『你幹麼不娶她做太太呢？』然而桂香的真正回答却是全然不同的口吻：

『你幹麼不偷偷放她逃走呢？罪過人哪！』從她悲鬱的聲音中，我彷彿瞥見她的眉頭緊皺在一起了。

『哼，你說得多乾脆！即使我是團長，也得顧到自己的腦袋。你要知道，那時候……』

洪鐘一般的聲音像永無窮盡的流水，在一個純潔的靈魂面前，描出許多悽慘萬狀的血腥的故事，而在每個故事的盡頭，都硬生生地添上一條尾巴，說明他往往由於「良心」的驅使，為罪人盡一點小小的力量，減少他或她在死前的痛苦。故事大概是真的，但生硬的尾巴却沒有第一個故事尾巴那樣容易使人相信了。

是聽厭了呢，還是脆弱的心受不住死的恐怖的襲擊呢，還是自己的命運到底比別人的命運來得重要呢，靜默了好一會的桂香突然用稍稍有點不耐煩的聲調一把拉轉對方的話頭：

『別說這些了。不好說一說自己的事情嗎？……我們到底什麼時候離開此地呢？住旅館總不像樣子，這個看，那個看，難為情死了。你看那個茶房……』

男的早已停止說故事的話頭，這時壓低聲音說：

『快了，快了，頂多不出一禮拜。……反正要調防了，犯不着偷偷溜走，丟了連長，還要犯罪。……』

洪鐘般的聲音像被快刀割斷似的突然停住，因為這時有一個第三者闖進了他們的房間。這個

客人顯然不是該被歡迎的親友，因為我沒有聽見打招呼的聲音。在深沉的靜默中，連長咯咯的皮鞋聲響到樓下去了。

「桂香，你……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呀！」

痛苦，關切，而且微微有點氣憤，這是「第三者」陌生的聲音。

「你家裏好美好飯，幹麼要逃走呢？一個好好的姑娘，不癩頭，不跛腳，難道怕找不到丈夫嗎？……」

「我在家裏受够了呀，舅舅。」聲音有些顫抖。

舅舅顯然更走近她：

「……即使晚娘待你不好，爸爸總是嫡親的呀。你爸爸雖則不是大官大府，在鄉間到底也算場面上的人。你即使看中了「他」，也該有媒有約，正正式式拜過天地，幹麼要偷偷摸摸逃走呢？你替「他」省幾個禮金嗎？」

「你爸爸老了，聽不起鄰舍隔壁的閒話，受不住氣。你的晚娘還要用氣話脹他肚皮，說你都是他寵壞了的，所以幹出這樣倒壞門風的事來。他一天一晚沒有喝過一口水，漏下一粒米。要是你媽媽曉得這件事，她在地下也要罵死你呀。她做一世人就只有你一個呵。……」

「舅舅……」桂香忍不住哭起來了。

『……你不是三歲小孩，總能想得明白：「他」雖則是官，但到底是外鄉人，無根無蒂。而且年紀這麼大了，家裏一定有了老婆兒子。古人說：寧做窮家妻，莫做富家妾。做小只有吃眼淚飯的份，你沒有看過戲台上做的榜樣？……還是跟舅舅家去吧！』他的聲音比較和婉多了。

『舅舅，我死……死也不家……家去了！』

『怎麼？』舅舅冒起火來了。『你死也不家去？老實告訴你：你爸爸親口叫我跟你說，要家去就今天夜頭家去，否則永遠不要你上門，他譬如死了一個女兒！』

『舅舅……』

桂香哭得更厲害了，噎噎呃呃，好像全身四筋八脈都抽成了一團。舅舅彷彿也被這種慘厲的哭聲感動了，改變了剛才氣虎虎的語調。他一邊卜卜地在地板上叩着烟灰（他一定帶着一根長長的旱烟管），一邊輕柔地說：『別哭呀，你要仔細想一想！』而從遠遠的樓下的一角，在劈拍的打牌聲中，又突然送來那熟悉的洪鐘般的吼聲：『什麼？白板？好，三台！』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響曲！

是好奇呢，是氣憤呢，還是因為那小貓般的聲音到底有點熟悉的緣故呢，我再也不能靜靜地躺在床上聽這樣的交響曲了。我悄悄在床上站起，掖起床後壁的帳子，兩手輕輕抓住板壁的邊緣，賊頭賊腦地昂起頭，像鄉下人偷看西洋鏡似的，偷看隔壁房間的活劇。在黃橙橙的電燈光

中，在一個五十多歲，正抽着旱烟管的老頭子跟前，在大鐵床的床沿上，我明明白白看見一個熟悉的鴨蛋形的臉孔，在模糊淚水的籠罩下，閃動着兩顆黑水晶似的，曾引起我心潮激烈波動的大眼睛！我混身觸電似的一震，被我抓住的板壁格啦一聲響，引起他們的注意，三對眼睛立刻互相交叉地接觸了。我幾乎大聲喊了出來：

『唉，你呀！』

接着，木頭似地倒在床上了。

怎樣形容我這時的心情呢？眼看着許多罪惡的魔手拉拉扯扯地把一個無罪的靈魂推向毀滅的深淵，而到了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我居然也無意中幫着推了一把，這已經够使我難受了，何況她還有一對黑水晶似的，曾引起我心潮的波動的大眼睛！……

那不過是幾個鐘頭以前的事情，發生在那密林叢竹中的大寺院裏。我同幾個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正在討論刻在觀音堂石壁上的「魏碑」的筆緻，一個老愛打趣的朋友突然用臂肘推我一下，一邊低聲說：『看哪！』我側過臉一看，看見一個手持香燭的二十歲左右的姑娘正跨進觀音堂的門限。天足，剪髮，薄薄的前溜海，藍色假嘍嘰短衫，黑的裙子。大方中帶有幾分忸怩，自然的臉色中浮起淡淡的紅潮。兩點溫雅，持重，靈活，而又帶幾分悲愁的黑水晶似的眼珠，夏夜的閃電似的，偷偷向我們一瞥，立刻看着地上了，然而這是多麼富有磁力的一瞥呀！

她輕輕走到香案跟前，點好香燭，分別插在香爐和釘山。於是端起籤筒在繚繞的青灰色的香烟中畫了幾個圓圈，小小的嘴巴念念有詞，大概在表白自己的誠意，申述求籤的原由。然後跪在香案跟前的蒲團上，兩手恭恭敬敬地捧着籤筒不住地搖着，越搖越快，一百根竹籤也嗒嗒嗒地響得更利害了，直到其中一根慢慢滑出來，滑出來，跌在地上。把籤筒放回香案上，拾起地上的竹籤，她站起身來。對竹籤看了看，低頭呆了呆，於是慢慢走向門口，東張西望，像要找哪一位和向似的。最後突然回轉身，很快地走到我身邊，用小貓般的柔媚的聲音說：

「勞駕先生，替我詳這盤籤詩。」

我接過籤詩一看：第八十六籤。向那橫掛香案旁的長方形大籤詩板上一對，我發覺這是一張「下下」的籤詩。詩句是記不清楚了，但附註的四句「解釋」却沒有忘掉：「枉費心力，一事無成，莫爭名利，坐守為宜。」

我一時覺得很難開口。

「籤詩怎麼樣，先生？」黑水晶似的眼睛緊緊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她一生的命運，前途的禍福，都寫在我的眼色裏。

「你問什麼事情的？」我為緩衝起見，先回她一個反問。

黑水晶似的眼睛立刻低下去了，微笑的鴨蛋臉泛起一陣新鮮的羞紅。她尷尬地乾咳了一聲，

的確，批評家沒有方法超脫自己的愛憎，法郎士甚至認爲這是『我人的最大不幸之一』。事實上，翻譯式的批評是不會存在的。

可是，批評家的愛憎不但表現了他個人的思想，同時還反映了某一集團的共同意見。例如：別林斯基稱讚俄國貴族叱斥的普式庚，恩格斯推荐『教皇國』的禁書；人間喜劇，法國的一位批評家以爲被指爲『淫書』的歌中歌是『好作品』，這都不僅是由於個人的愛好，而且還——自覺或不自覺的——代表各種集團的見解。大家知道：創作可以分成：古典、浪漫、現實……各種派別。批評也同樣可以分成：古典、浪漫、現實……各種派別。批評也同樣可以分成：古典、浪漫、現實……各種派別。批評家的愛憎正表明了他們對於文藝的基本態度，——他們對於文藝的基本態度又決定了他們的批評的標準。這一點，勃蘭兌斯沒有明白的說出來，而法郎士却根本反對，他以爲批評沒有一種標準，沒有『基本的原則』。但是法郎士自己却是既替主觀主義的批評辯護，又對客觀主義的批評加以抨擊，明明是不知不覺的站在某種原則上講話，恰恰是反駁了自己對於批評的意見。

批評和創作是文藝運動的兩個部隊。在創作方面我們擁護新現實主義，在批評方面我們同樣擁護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的批評不但要給作品社會的評價，還要給作品藝術的評價，不但要檢討作家的階級意識，還要檢討作家的階級意識如何表現在藝術形象裏，不但要分析作品的內容，還要分析作

品的形式，不但要研究作家的企圖，還要研究作家的企圖怎樣反映在作品中間，不但要向讀者說明作品的政治思想，還要向讀者說明作品的藝術特性。新現實主義的批評家在批評藝術品的時候，應該解答這些問題：作家的思想感情是不是貫通在所表現的現實裏面？形象是不是完整？型的意義是不是具備？反映的現實是不是真實？形式是不是適應於內容？語言和結構是不是有缺點？藝術的效果怎樣？讀者的反映將要怎樣？……

然而不幸，目前有些退步的批評工作者只停滯在狹小的圈子裏面，好像把自己關閉在牢獄中間，不是說什麼意識前進，就是說什麼思想正確，惟恐觸到藝術性的探討，——這是庸俗社會學的變種。而一些創作家呢？只要批評工作者企圖衝出那狹小的牢獄，就加以攻擊，謂為要求過高，甚至加上『發洩私慾』的罪名。難道這情形要永遠繼續下去？難道我們的文壇只許充塞着一些庸俗的批評？

固然批評的種類很多，有介紹式的、有讀後感式的，但這些都不能成為取消嚴正的批評的藉口。倍斯巴洛夫以為即使將來讀者的水準昇高了，職業的批評仍舊必要。何況目前我們正要通過批評來提高讀者的認識，難道反而應該放棄嚴正的批評？一切東西都同樣，該死的不肯隨便死去，該生的不會馬上生長。我們要大聲疾呼：反對庸俗的批評，爭取嚴正的批評！

但是，許多人以為目前正是『有勝於無』的時候，不需要嚴正的批評，尤其在這種惡劣的環

境下，嚴正的批評只有把我們的文藝運動的影響縮小；要知道爛蘋果總比沒有強啊！其實這雖出於善意，還是不對的。

如果一個革命的隊伍，要等到惡劣環境消滅了，理想社會實現了才自我批判，豈不笑話！不錯，敵人會利用我們的一切弱點來進攻，而嚴正的批評又的確會把我們文藝運動中的許多弱點暴露出來。但是什麼東西都有矛盾的兩面，問題在於取大而捨小，嚴正的批評的優點多呢？還是缺點多呢？我想伊里奇的話值得我們注意：『自我批判雖然會使敵人洋洋得意以為抓住了弱點，但是革命隊伍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大意）這話同樣可以作為批評問題的借鏡。我們情願瘡毒蔓延？還是情願忍受暫時痛苦把瘡毒挖掉？這個簡單問題，不用什麼考慮即可回答。批評家拿出你們的膽量來吧！爲了使文藝運動更加擴大，正應該把自己陣營中的一切缺點清除乾淨。我們從來沒聽說嚴正的批評當真會妨害文藝運動的前途，正相反，文藝運動不能蓬勃開展倒往往是由於批評的落後。自滿自足就是停止進步，文藝運動也不能逃出這個真理。

嚴正的批評不但應該有生存權，而且應該成爲其他比較落後的批評的指針。嚴正的批評的前途就是批評的前途，我們爭取嚴正的批評也就是爭取批評。

批評的基準在哪裏

萬殊

批評壞了這麼些年，而大家對於批評的意見還是非常不一致的。舉個淺近的例，有人要求在現實裏取得靈感和素材，反對游離現實的幻覺，空洞的叫囂，公式主義等等，而另有些人則恰巧在培植這些東西，以爲藝術的成就應該無盡期的移到將來再說，目前只求有利於抗占，就是穿心的爛蘋果也應當當作滋養東西來咀嚼。於是這兩種傾向之間就有了爭執。

粗粗一看，這兩派的立論各有所根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實在都不能厚非。你說我們能滿足於現狀嗎？能撇開藝術的成就不談，忍看文藝運動就這麼停滯不進嗎？當然不能。然而，另一些人的比較側重現狀的意見也不能一筆抹煞。飢荒時代大家以樹根觀音粉充飢，忽有人撒起賴來，大罵樹根觀音粉之缺乏滋養成分，非白麵包情願坐以待斃，你能說他不是瘋子或白痴嗎？正如有人指出，要求過高不是等於取消嗎？

這樣，批評基準在哪裏，就成了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問題不解決，一切的爭論都等於白說。因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說好，你未必滿意，你認爲不錯，我說不定倒要斥之爲狗屁不通。還有些人打着金字招牌在做無聊的勾當，你拿

現實主義的原則批評他，他就搖身一變而為浪漫主義的大師，聲言他的創作方法是別有奧妙地方的，不懂他的奧妙，可見你批評之淺薄而門戶偏見之深了。而最重要的還在環境的特殊。意思是說：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到處埋伏着明槍暗箭，在黑暗中幸而有一點微弱的生命，我們就該格外珍惜它，愛護它，不要因為它的微弱而忽視甚至打擊它。以環境為藉口，作家不妨在作品後面拖上一條尾巴，在孤島上出現時尾巴可以垂在跨下，不為人所目見，有機會到了自由的天地，尾巴直挺挺翹起來，一樣能夠得到尾巴主義者的擁護和讚美。更有些作家乾脆向幻想或歷史討救兵；幻想和歷史原沒有什麼不好，可惜從那裏討來的救兵却是些烏合之眾或者肺癆第三期的病夫，大都是打不得仗的。理論家又有另外一套花樣，他們反對在術語裏要求這樣要求那樣，話原也說得很漂亮，但所根據的理由却還是：請大家看看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環境是個好藉口；套用羅蘭夫人的話，我們可以這麼說：「環境，環境，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以行！」在環境特殊的藉口下，尾巴主義，公式主義，游離現實的虛幻作品，都依次出現了，有人批評它們幾句，倒反負上了破壞和搗亂的罪名。

然而，批評的基準到底在哪裏呢？公式主義等等傾向在對民族解放有利的條件下，是否能夠被容忍呢？

第一，我們必須承認，批評是有某種限度的偏見的。

印象主義的批評以個人爲出發點，憑直覺理解作品，在作品裏面得出自己的感印。這樣的感印可以因人而異，正如盲人摸象，甲摸到象的鼻子，乙摸到象的耳朵，然而都不是象這個東西的完整的概念。印象主義發展到極點，只有越離越遠，遠遠離開所根據的作品，而發掘了批評者自己的靈魂。

其實，這又何獨印象主義的批評爲然。舊文人講究對仗，格律，造句，遣詞，考據家要求拿歷史記載來規範一切，秦納之流則又提出種族，時代，環境這三個因素……舉凡這些批評，嚴格說來，都是一步一步離開作品，而把自己的一些什麼拿去代替了的。差別只在印象主義用以代替的是批評者自己，其他各派則又各有他們自己特殊的內容而已。

不偏不阿的批評是不存在的。因爲批評和創作必須保有某種距離，他們的論點是無法做到融洽無間這一步的。果真做到這一步，批評就成了創作的附庸，出版商的啦啦隊，再不然就是圖書館的分類員，經書的詮釋家，卑躬屈膝只能在作者讀者之間討一口閒飯吃了。然而，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評。

這麼說來，我們的批評也該有偏見了？我敢大膽回答一句：的確有，而且是不能免的。但是我們的偏見，不是辭藻章法，不是歷史考據，不是社會心理種種演繹與歸納的學說，更不是政治家的術語；我們最高的主宰，如果允許這麼說的話，是人生。所以——

第二，人生或現實，該是我們衡量一切的標準。

像印象主義那樣單純化了作品和讀者間的關係，以為單憑直覺在作品所造的意象裏馳騁，就可一了百了，那固然不對；但是，把教條式的理論隨便往作品身上套去，用批評者的政治主張做成一把截長補短的剪刀，也是失之偏頗的。作品和我們是兩回事，但有人生在中間做媒介，好比電池通了電一樣，一切都活躍起來了。人生是作品的靈魂；我們批評的任務是看作家有沒有適當的表現了人生，也就是說，看他作品裏有沒有堅實的靈魂。

過去許多偉大的作家，其偉大處就在能够抓住時代精神，在渺茫的大海一樣的人生中捕捉最本質的典型。托爾斯泰如此。雨果亦如此。

作家的努力方向，照唯心論的批評家說來，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真善美就是。然而，這三樣東西是分割不開的。孤離起來追求「美」，那是象牙塔文人慣玩的把戲，終其極，不過造成一批哼哼唧唧的才子罷了。另外一個極端是躲在抗占的旗幟下作偽，脫離複雜的鬥爭核心，徒然在字眼裏尋找「抗占意識」「革命主題」，或如某作家那樣，在幾個概念思想上尋求所謂「戲劇性的鬥爭」。化粧宣傳隊這樣做是有一部分理由的，作家這樣作却明明是另一形式的逃避，不是存心欺盜，就是主觀上失去了參加鬥爭的能力和信心。他們口口聲聲在爭取「善」，可是虛擬的「善」是不可想像的，真正的「善」必須在「真」裏面求得。

真是善與美的統一。作家不妨任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在作品裏，舉凡宇宙之大，蒼蠅之微，沒有一樣不能作為寫作的對象；直接描寫戰爭固然值得我們敬仰，大後方的艱苦生活我們也想知道，即使置身孤島，孤島上日常所聞所見也在在可以用作我們作品的材料，其間工作的價值是無法分別高下，判定輕重的。再有，作家表現的方式也儘可自由而有多樣的伸縮性，掘發典型性格固好，在作品裏灌注浪漫主義的熱情我們也不反對；然而堆砌素材，流於繁瑣，而猶大吹大搖自捧為現實主義，神秘到極點而自誇是象徵主義，高喊口號自以為得了浪漫主義的神髓，却是我們萬萬不敢領教的。

再說一遍，真，現實，人生——這是我們最高的主宰。托爾斯泰和雨果，在創作方法上儘管有着對角線的距離，他們對現實和人生的態度却是同樣真切的。人生是作家的試金石。好的作家，像安提羅斯擁抱大地一樣緊抱着人生；技巧至上和空喊式的作家對人生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結果必然造成他們的形象的蒼白和無力。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篇首提出的那個問題了。

要求在現實裏取得靈感和素材，是否不顧事實呢？是否過高而等於取消呢？我以為不是的。現實決不是象牙塔文人所藉以養命的白麵包；我們不談藝術便罷，談到藝術，它就是唯一的必不可缺的條件。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一定要求如何完成如何高妙是不對的，然而，就此在山脚下

歛下來，或者抱定「秀才不出門」的主張，根本現實的世界連一步也不跨進去，反而埋怨人家不該要求他過高，這是硬皮式的狡賴，拆穿來說，是不值得一駁的。

記得托羅次基在「文學與革命」裏曾說：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一個緊張的時代，作家在這時代沒有餘力顧到藝術，因此無產階級文藝是不存在的，而革命結束後，根本不再有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文藝也就更不會有了。這種謬論，那時有人諡之曰：取消派。我在這裏提到它，意思倒並不在用什麼派的帽子罩住我的論敵（假使有的話），不過是驚歎於這前後二種說法的相似，隨便提出來印證一下罷了。反對任何「要求」的英雄們就是這樣說的：這時代是一個緊張的時代，作家只要喊幾聲抗占就得啦，藝術什麼是大可不必管的，而將來抗占勝利後，根本不再有抗占，抗占文藝也就更不會有了。嗚呼——這裏只能用一個「嗚呼」了！

不錯，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飢荒的時代。但我們這些文藝工作者却不是「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完全失去了信仰和希望的難民。現在所有誠然只是些樹根樹皮，但我們有權利要求產生更好，更健實的。形式主義的作家們沉醉在小自我的圈子裏，斤斤於詞藻如何絢爛，意象如何新穎，他們忘記了周圍抗占的現實。因此他們的作品只能是士大夫的清玩，永遠無法企及莎士比亞之豐滿，托爾斯泰之崇高。繁瑣主義觸着的，如果說是現實的表皮，公式主義接觸的就是現實外面塗着裝樣子的一層雪花膏；遺憾的，同樣是沒有觸及現實的靈魂。比『技巧至上』進了一步，

但亦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而已。

等待藝術口味在讀者羣中自然的提高，那是觀望的，消極的說法；置身於艱苦的時代，我們的責任格外重大，我們應該時刻不忘記提高讀者的口味，反過來就是提高我們文藝工作者自己的工作水準。公式主義和「差不多」是血緣的東西；容忍公式主義存在，無異就是助長千篇一律的惡傾向，從而阻礙了整個文藝運動的進展。我們在文藝上必須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打擊「無關抗占」的說法，號召作家大膽的去面向現實，同時還得指出公式主義的內在的危機，警惕大家不要為狃然的空談所欺騙。

我們的要求一點也不「過高」：拆穿說來，不過是「現實」兩個字而已！

托爾斯泰作品的外國文譯本

蘇聯列寧格勒國立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公共圖書館所收集的托爾斯泰作品的外國文譯本，達五千冊之多。其中在國外最爲流行者，是托氏的短篇小說，共有一百七十種版本，裏面有三種是世界語譯本。其次爲戰爭與和平，該館集有九十二種外國語譯本：英國十一種，美國九種，法國三十四種，此外尚有德國希臘匈牙利等譯本。該館藏有安娜卡列尼娜譯本七十四種，主人與工人五十三種，托氏作品並被譯成五十三種東方文字。所有外國文譯本中，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托氏二十一冊的集子，是很可注意的，這個集子是經十年之久（一九二八至三八）才完成的。

形式主義者

——獨幕速寫——

蘇聯克瓦斯尼次基作
賀一青譯

人：

娜大麗雅——一個工程師的妻子。

客人。

景：

桌子，桌子上放着無線電收音機，裝着水草的大盆子，牆上掛着電話。

娜大麗雅（在無線電收音機附近）。又壞了。無論那一個電台都收不着了。以前至少還像啞嗓子似的叫幾聲，像豬獾似的哼幾聲，可是現在連哼都不哼了。這簡直是亂七八糟。那隻留聲機又拿去修理了。十

一點鐘「共產國際」無線電台放送跳舞的音樂……本來打算閉着無線電的音樂跳舞的，可是它連哼都不哼一聲了。現在已經九點鐘了，誰也不來……連謝爾蓋也不回來……到這時候還辦公，這簡直是亂七八糟。他自己知道，我們今天有客人來，並且是他自己請的。（拿起電話聽筒）。一九一〇〇。是製造局嗎？請紀席夫斯基工程師聽電話……喂，是謝爾蓋嗎？你怎麼啦？不，暫時還沒有誰來。你怎麼樣呢？……再過半點鐘回來？好吧，你看着

吧。什麼字條？你留的條子？不，我沒有看見。你留給我的嗎？在什麼地方，在桌子上嗎？什麼？又是什麼通行證？你給我領的？我簡直一點兒也不明白。在夾子裏嗎？你電話不要掛上，讓我去看看。

（尋找，找到通行證）。啊哈，找着了。

（讀）。「本通行證發給紀席夫斯基妻子娜大麗雅，有權出入工廠宿舍。」（拿起聽筒）。喂。我找着了。可是我就不明白，要這通行證幹什麼？到我們自己的家裏來還要通行證嗎？胡鬧！我知道，因為我們住在工廠區裏！胡鬧，不過是形式主義吧了。什麼？這些通行證的花樣，是誰想出來的？新的？啊，新的防守隊長。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你們的什麼隊長，

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官僚主義者，形式主義者。一點也不會錯，是的。請你別爭論，——他是形式主義者。假使我看見他，我就對他這樣說。好吧，我等你……你等一會兒。客人怎麼樣呢？怎麼什麼客人？要到我們家來的客人。司令部發通行證嗎？好，可是，假使他們沒有通行證就來呢？你去報告一聲嗎？好吧，看看吧。你自己去走一趟。一定，一定去走一趟。簡直亂七八糟。人家來了，要突然不放他們過來，那可叫人家不開心。人家還以為是我們故意弄的花巧。你知道瑪麗亞是一個很會挑剔的人……那末，好吧，你快些回來。什麼通行證？你別擔心，我不會丟了的，啊，誰要這張紙條兒，好

吧，待一會兒見。（讀通行證）。「有權出入」。胡鬧。這簡直是多餘的形式主義。（把通行證扔在桌子上，走到無線電收音機跟前。）沒有聲音……這樣看來，跳舞是不成了，又要什麼不合理的通行證了，他們會把客人堵住不放過來的……真是倒霉的事情。簡直是亂七八糟。（敲門聲。客人拿着一束鮮花上。）

客人（問候，遞花）。對不住，我似乎來早了吧。

娜 不，不，我們正在恭候着呢。謝謝。（向旁邊）。這是誰呀？我第一次見面。（對客人）。謝爾蓋馬上就回來了。他只要到我們新的防守隊隊長那裏去轉一轉就回來的。

客 上新隊長那裏去了？

娜 是的，是的，就在這個院子裏。（把花插在花瓶裏，對旁邊）。他把陌生人請來了，跟他談些什麼話呢？（對客人）。你會跳舞嗎？

客 稍微會跳一點兒。

娜 非常遺憾，我們的留聲機拿去收拾了。本來想隨着無線電播音來跳舞的，可是這隻無線電收音機又壞掉了。

客 讓我來看看。因為我曾經非常愛好過無線電。究竟是什麼地方壞啦？（娜大膽地和客人站在無線電收音機旁邊）。

娜 我不知道。對於無線電，我跟我丈夫一點兒也不懂得。這無線電先是慢慢的，慢慢的聲音低下來，後來簡直一聲也不響了。

以前還稍微哼幾聲，現在可連哼都不哼了。

客 唔……我們來試驗試驗看。（拿出削鉛筆的刀，弄收音機）。

娜 你上我們這裏來，很便利的就被放過來了嗎？這些通行證的事情，簡直是亂七八糟。我們的一位新防守隊長，原來是這樣一個官僚主義者。

客 真的嗎？

娜 是一個了不得的形式主義者。

客 請你講給我聽聽看。這裏的電線壞掉了……不過，你們的工廠是國防軍火工廠。謹慎倒並不是多餘的。

娜 謹慎當然要謹慎的，可是也得要有個分寸。既然客人們是到我家來，那末我就對

他們負責。可疑的人我是不結交的。對不住。這是我的老脾氣。

客 很好。唔……開關電流的玩意兒又開來了

……

娜 開會演講，老是給我們囉囉職務上的秘密，職務上的秘密。可是，這不關我的事。我不歡喜多說話。即便我要說，我也不會把秘密說出來，因為我什麼秘密也不知道。

客 真就一點兒也不知道嗎？

娜 絕對不知道一點兒。丈夫的公務事情，我不感到興趣，他們的這位新防守隊長，有時我就有些討厭。到私人的家裏去還要什麼通行證。

客 噢，噢……唔……這倒很有意思。

娜 我是根本不管他們的事情的。怎麼？壞了吧？

客 據我看，燈泡壞了，沒用了。你們要換燈泡的話，我勸你們裝一根大綫。裝了大綫，就可以收到更遠的播音，你們就能聽到外國的了。

娜 可是裝天綫，這是很麻煩的。

客 買一股鐵絲，屋頂上豎一根竿子，那不是就完了嗎！不過，你們的屋頂是鋼骨水泥的。這可不行，反而要妨礙。那就只好把鐵絲拉到鄰居人家的房子上去了。你們院子裏有沒有用洋鐵皮做屋頂的房子？

娜 有好幾家呢。

客 並且很近嗎？你曉得不，電綫是很缺乏的東西，得用得省點兒。最近的一座房子，

娜 你們的房子有多遠？

娜 就在這旁邊，就在這木柵外面。有個五十米吧。

客 那座房子是孤零零的嗎？沒有別的房子靠在一塊嗎？

娜 不，旁邊還有一座小塔似的房子。

客 那末很好，我們就把天綫裝在小塔上。

娜 那裏是不許裝的。那裏有站崗的看着。

客 大概，那是防守處吧？

娜 不，還要往前去一點，靠着牆，才是防守處。

客 唔……唔……讓我們來弄個明白。我們現在來畫個圖形看看。（把鉛筆，拍紙簿摸出來）。那末……你們房子的屋頂是在這裏，木柵是在這裏，是不是？防守處是在

這裏，是不是？

娜 不，不是在這裏。讓我自己來畫。（畫

圖）。

客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等裝好了，你們可以聽得見巴黎的，倫敦的，還有，馬德里的。那末，好吧，就這樣吧。那末，我們就把天綫從你們的屋頂，經過這座房子……

娜 哦……不行，這座房子是防守處……一定是不准許的。只能再稍爲往前拉長一點了……在這座房子和防守處之間，還有什麼別的房子沒有？

娜 這裏有一個舊倉庫。

客 舊倉庫，那末，裏面一定是空的了，好極了。

娜 不，這倉庫現在已經不空了。有東西運來

堆在裏面了。甚至於還派站崗的看守着

呢。那站崗的，連抽煙都不許人在倉庫附

近抽……

客 啊，既然有站崗的，那可就什麼也不成了。這種站崗的，都是了不得的形式主義者，無論如何是不許把電綫在崗位附近拉過去的。說是命令是這樣啦，什麼啦。那末，崗位就在這裏嗎？

娜 是的，就在這裏。

客 凡是有崗位有哨兵的地方，我們都繞過去。你就打一個叉吧，或是不要打叉，最好就寫「崗位」兩個字。好極了。這裏，在牆跟前，有嗎？

娜 這裏也有。

客 也有崗位？這可糟糕。你就在這裏打個叉

吧。現在從東面來看吧……這裏也有嗎？
唔……你寫上崗位吧……這裏，可怎麼樣呢？

娜 這裏，這裏是牆，牆那邊是土墩子。

客 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就把天綫裝在這土墩子上。你可以聽到整個歐洲的播音，可是再遠，却收不到。說實在話，這只是小小的愉快。只收到破碎的狐步舞。你不要我給你弄一隻八燈的新收音機，用這種收音機，你可以收到全世界的播音。

娜 全世界的？

客 無論那一個無線電台的，都可以收到。你可以聽到美國尼亞加拉的瀑布聲，暹羅白象的吼聲，印度貝拿勒斯舞女的跳舞。是一種非常好的收音機。

娜 可是這種收音機價錢很貴吧？

客 我想法子照廠家批發的價錢給你買一隻。這隻舊的呢，你賣了吧。

娜 誰還要買這破舊的玩意兒？

客 還會沒有人要嗎？我可以給我……唔……給我自己的機關買下。就算二百羅布吧，肯不肯？

娜 可是，我不知道，究竟該怎麼樣……

客 你先把定錢收下。寫張收條給我。（摸出錢來）。

娜 寫收條？

客 沒有關係，不要難為情，錢又不是我的，是公家的錢。就寫在這裏……紀席夫斯卡雅……娜大盤雅……尼古拉亦夫……那月……那日……好極了。現在這便算是紙

據了。(笑)。因爲我也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啊。這位謝爾蓋·尼古拉維亦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娜 簡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就是上防守隊新隊長那裏去彎一彎就回來的。

客 到防守隊新隊長那裏去了……唔……要找到隊長可够麻煩的，大概，又要查問通行證了。(摸出幾張紙來)。唔……不，這都不是。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我簡直完全忘記了，我的通行證是什麼樣子。大概是一張綠色的紙吧。

娜 是粉紅色的……我這裏也扔着一張呢……

客 唔，就是這玩意兒。(指通行證)。
客 (讀)。「有權出入」。還蓋着印……手續都完備的。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

把這張紙送給我吧。

娜 這怎麼可以送呢？

客 算是物物交換。我送你收音機，你送我通行證，算是講妥了，好嗎？

娜 (笑)。好買賣。收音機換一張小紙頭，可是我沒有通行證，我出去了就回不了家啊。

客 去再領一張得了。你去聲明，說這一張遺失了。(把通行證藏到口袋裏)。謝謝你。

娜 可是，你要通行證幹什麼啊？客 有用處。

娜 這玩笑開得可大。快還我吧！

客 不還，賣買已經講妥了。
娜 別開玩笑吧。把通行證快還我，不然我要

發火啦。

容 發火也沒有用。

娜 快還我。聽見沒有，快還我！（向客人撲去）。

容 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別着急。安心好了。我還你通行證。

娜 那末給我啊。

容 不行，要交換。

娜 什麼交換？這是什麼意思？你要我的什麼？

容 我把通行證換你的蘋果。喏，就拿這一隻很惹人吃的蘋果吧。

娜 蘋果，請拿好了。啊，你把我可嚇壞了。

難道可以這樣開玩笑嗎？

容 那末你無論如何要收回這張通行證嗎？

娜（快樂的）。給我吧，給我吧。你可以拿

蘋果吃。

容 我想錯了。那有拿通行證換蘋果的人？

娜 唉，够了，別鬧了。快還我吧。

容 我不還你。

娜 你可聽我一句話：我真發火了。我要求你快把我的通行證還我。你是騙我的通行

證。我就這樣去報告。

容 我去報告，說這通行證是你送給我的。

娜 怎麼是我送給你的？

容 從你的手裏遞到我的手裏，就像（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這張崗位分佈圖一樣，

是你交給我的。

娜 什麼地圖？

容 工廠防守圖……還附帶着一些別的消息……

……還是秘密消息呢。

娜 秘密消息？地圖？你怎麼啦！——發瘋啦？

客 我可沒有發瘋。爲什麼要發瘋呢？你看：

院子裏的圖形，一張草圖，還用叉子標明防守處。這不是你的手筆嗎？

娜 是我的手筆呀。可是這是爲了無錢電報的

呀。

客 (鄭重其事的)。哼，這可不僅僅是無錢電報才有用。這是很寶貴的地圖。非常寶貴。

娜 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向旁邊)。這是

怎麼一回事？(對客人)。快還給我。你

聽見了嗎？噯，親愛的，噯，好先生。

噯，你說，你說你這是開的玩笑。

客 (嚴峻的)。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

這種事情是不能開玩笑的。

娜 快還我吧，你欺騙我。你騙我的東西。

客 那有的話。崗位地圖，太太，我是跟你買的。

娜 那有的話。

客 地圖和其他秘密消息，是你賣給我的。

娜 賣給你的？我賣給你的？……

客 你不是把錢收下了嗎？(掏出一張紙條)

「今收到一百羅布正。娜大麗雅·紀席夫斯卡雅簽名」。是你的手筆。一切手續都很完備。

很完備。

娜 可是，這是賣無錢電的呀。

客 (不禁笑了起來)。太太，誰會相信這一套呢？

套呢？

娜 我要發瘋了。我要喊啦。你敢撒野！你是

誰？

客 我是誰……關於這一點，似乎，你以前並沒有注意到。

娜 (衰微的聲音)。以前什麼時候？……

客 就算是那時候吧，當你畫這張秘密圖形的時候。謝謝你，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
娜。我甚至於沒有料想到你會這樣和講的，這樣坦白的把什麼都講了出來。一下子就看得出，你並不是形式主義者。

娜 (絕望的)。你究竟是誰？

客 你猜不出來吧？請你再給我一個小蘋果吃。這些蘋果真好吃，在那裏買的？

娜 (向旁邊)。是間諜。我闖下禍啦！我闖

下禍啦！秘密消息……地圖……通行證……

……怎麼辦呢？……叫喊起來？……喊救

命，喊人來幫忙。(高聲的)。快把通行

證給我，否則我要叫喊了。

客 哼，喊了以後怎麼樣呢？

娜 把你逮捕。救命啊！

客 噓噓……噓，住嘴！你會把自己毀了的。

娜 噓噓……我要救你一條命。

客 我簡直不懂你的話。(衝到門跟前去)。

救命啊！……

客 你發瘋了。我要是被捕，把我身上一搜查，便會搜出……你所畫的圖形，地圖，

你寫的收條，那時你便毀滅了。你最好還是安安靜靜的，別叫喊。讓我跟你告別

吧。(鄭重其事的)。再見。太太，我和

你還會再見的，並且不久就要再見。

娜 你敢走！你別走！我最後一次求你。把通

行證給我吧！

客 可是得交換，你明白不？

娜 我明白。現在已經反正都是一樣了。我既然操在你的手裏，我已經毀了。可是你得

發誓，你不要出賣我。

客 發誓……好的，我發誓。

娜 我丈夫的文件都在那個房間裏，我去拿給你

你看。噓噓……跟我來。（客人和娜大麗雅走向另一個房間，娜大麗雅讓客人走在

前面，把他推進房間，迅速的把房門關上，鎖上）。

客 （在門裏）。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開門呀。我要解釋一下。……

娜 不，我不開門……間諜……（拿起電話聽筒）。

喂，電話局，九四——三八。請防

守隊隊長說話。我是紀席夫斯基工程師家。喂。隊長出去了？上那去了？上我們家來了……怎麼上我們家來了？喂，掛斷了。

客 （敲門）。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請來一下。請你走近一點兒，我給你說一句話。

娜 （走近房門）。我不願意聽。

客 請你開我，我給你一個文件。

娜 不開。

客 很重要的文件。

娜 你間諜的文件罷了……你不好從門底下塞出來嗎。（用指頭在門下一鉤，鉤出一張紙來，讀）。什麼？……怎麼一回事？怎麼啦？不會的！不會的！可是，又簽着

字，又蓋着印……是真的呀……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高聲的）。你說呀，你真是你嗎？

客 說真話，是我。開門吧。

娜 請等一會兒。（把那張紙重讀一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現在我明白了。（把門啓開，客人出來）。請站住。那末你就是防守隊長嗎？

客 （笑）。一點也不錯，娜大麗雅·尼古拉亦夫娜。

娜 防守隊長？新隊長？

客 我就是那位施行通行證制度的形式主義者。剛才演的一齣戲，還要請你原諒。不過，這戲是我們相互合演的。當然，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子，不過……

娜 不過，也是一個愛說閒話的女子。是不是？可是，以後我不會再重演了。請坐。那末……請拿蘋果吃吧。不，你先把我的通行證還我。

客 不過，這是一無用處的形式主義啊（笑）。喏，喏，別着急。（把通行證遞給她）。得藏起來，否則又要丟了的。這並沒有什麼可笑。這是很重要的文件。

（幕下）

本刊歡迎：

批評！投稿！

並請介紹！

淡然抄

野客

什麼事都可淡然的看過，但什麼事都不能淡然的看過。每一件平淡的事，却包含着一個悲劇的核心；在這悲劇的中國裏。

趁電車不上頭等就上三等；可是沒有二等。人們都淡然忘却這「二」的數字。而也淡然承認了這既成事實。

但細細一想，這是值得寒心的安排。早前的時候，據說租界裏花園，是掛着「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禁牌的。電車之供人「代步」，正和花園之供人「散步」一樣。然而華人不能與洋大人爲伍，雖同趁一車，但還必須空一個「二等」出來，以示遠隔。一個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怎麼有「二等」資格？就打入到三等裏去吧！三等者不够格之謂也。而我們之間，却誰也沒有咬到這悲劇的核心。

之後大概汽車盛行了，洋大人已很少降臨電車，頭等不一定是洋大人和高等華人所專趁，情形漸漸改過來。可是人們的心裏却還存着牢不可破的階級觀念。常見鄉下土佬兒或娘姨之類的人們，一擠入頭等裏去，賣票的總怒形於色的說：「去，去，去！到三等去！」賣票的是慣於這樣

說，自然不會想到這話所加於別人的侮辱，更不會想到自己本來在別の場合也常常被人侮辱；而被驅逐的也慣於聽到這樣口氣的說話儘不妨讓別人驅到東驅到西，即使自己原也可以出這一注錢，站在他們所要站的場所。而我們呢又都淡然看過，彷彿承認：這世界原本是這樣的。

然而人類最大的可悲，還有比這『習焉而不察』的麻木神情爲可悲嗎？我們怕需要更多咀嚼些這種悲劇的核心，才能發旺長大吧。

近來有些人，很努力在捧孔夫子的牌位。這本是『捧牌位而治天下者』的一貫作風，不足爲奇的。有趣的倒是這邊捧出孔子來，唱的是『仁義禮智』，那邊捧出孔子來，唱的也是『仁義禮智』，並沒有不同。

我們呢，不用說，孔子既然是『聖之時者也』，孔子沒生在現代，孔子也就『時』不出來了，不要他。

然而，這邊和那邊的不同，却以孔子作了個媒婆，相互接通起來了。孔子這一牌位，就做了兩面派的象徵。而孔子的『哲學』，也就作了他們階級的共同武器。現在雖然對峙，將來還可以合攏來的。因爲他們大家都有一個孔子。

因之，我們要毀棄『孔夫子』的牌位，消毒『孔夫子』的哲學。

秦檜這一名字，近來被人提得更熱鬧了。千餘年的古人，還須我們拿出來開刀，這並非是秦檜的不幸，而是我們的不幸。

秦檜之所以爲秦檜，決不是『天亡中國，縱此巨奸』。天意大概今之人是不會相信了。同時，也決不會因爲秦檜被金人拘留過一些時，算是『留過學』，相互之間有了密約；這是不會的，因爲那時金人，一定沒有什麼『留學政策』。

秦檜之所以爲秦檜，並非偶然。那時候，抵抗異族的將領，除岳飛外，大都不一定主張抗戰到底。例如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敵未深入而引兵先遁。韓世忠守京口，杜充守建康，劉光世守九江。金兵侵陵，杜充防地，杜充主力戰，而世忠則於事前『已掃鎮江所備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遁逃之計』（汪藻語），不與杜充合作。而光世則『亦宴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朝夕飲宴。』乘天下大亂，發國難橫財，這些將吏正處處爲秦檜造成『和平』的社會礎基。而在紹興五年，宋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說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理。張浚則以爲『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總歸於和，未可遂絕。』儼然以『光榮的和平者』自居。足見彼時將吏有國難財可發，也常常想和的。而秦檜的和議得告成功，則在於十二金牌召還岳飛，將岳飛在淪陷區募兵隊調開之後。所以從岳飛方面說來，不受不正當的詔諭，儘管打下去，秦檜和議一時也難告成。調

防應以戰事的重要性爲斷，又應以人民的利害爲斷。橫身與己的而論，有時實在也不必看得太重。這確使我們不免爲岳飛惋惜。

講到中國民族性的時候，有許多人總誇說怎樣怎樣好。中國是禮義之邦。人民富有王道精神，不專談實利，而惟仁義爲依歸。這樣說，其實都是空話。

民族性的好和壞，都不是絕對的。如說中國民族，惟以仁義爲依歸，則我也可說，中國民族是最講實利的。朋友相見，如其不太歐化，握一握手，總是拍拍背問：『飯吃過哦？』而相互道賀之間，也總不免說句『恭喜發財？』問起職業來，自然『做那門生意，生意好耶？』我在上海居住，原說是賣文爲活，但年來文字，大半是拉差的多。鄉人得悉，則來信謂我近來生意很興隆，替我道喜了。

但這在活人之間，大家講講實利並不足奇。可是有時也會講到死人頭上去。少年時每遇鄉間有喪事，聞婦女對死者哭訴，大都是祝望死者管顧她家業興隆。例如：『爺呀！你死了去末，要管得我家節節高步步高呀！』活人管不了自己，竟希望死人來管活人了。目的全都是『自利』，他非所問。

自然，這一切，並不說就是中國民族性壞。不想進天國，把來世的希望，都寄托於活着的當

前，本質上是並不壞的，人類沒有比存治的事更重要，但要在中國民族之間尋出些『仁義』來，實在也很困難。這原因不難說，二千餘年的中國統治者，很懂得『牧民』的『牧』字訣，便是這個『牧』字也用得很考究。牧民就是把老百姓放在動物的地位，如對付牛羊似的，牧一下子就好了。可是有時比牧牛羊還厲害一點。冬天的草料是不必預備的。自己有什麼欠缺，倒可公然向老百姓頭上出數。而老百姓也很少敢於露出牙子來咬。說中國統治者牧法之周到，那是不能置一詞的。一方面既然把老百姓被牧得惟以吃草料爲事，而且還要奪取其所得，另一方面又把老百姓牧得從來不知道天高地厚，黑漆的一團。然而老百姓還得活下去。活人之間無可打算，死人頭上，寄托希望，那又何怪。

現在要緊的事不是空談民族性好壞的問題，而是我們怎麼讓老百姓自己來開闢路。已經遭受了一百年侵略的民族，就是說民族性好，又有什麼用呢？爲的誇張它竟能容忍這一百年的奴隸生活嗎？那麼誇馬性好的，因爲它便於主人的騎走，誇牛性好的，因爲它便於主人的耕田，今之『牧民』者，一定要誇張民族性好，用意也無非在此。

「海沫文談」後記

天佐

一年多以前，承朋友們的好意，在光明文藝叢書裏留了一本論文集的額子，鼓勵我編一個集子。但是因爲自己覺得並沒有什麼可取的文章，再加生活稍爲忙亂，就把這事就擱了下來。而一擱就是一年，時光無情的撇下我了。最近假使不是因爲生活要有改變，這一集子的編成還不知在什麼時候。

當初，友人會代我擬定這集子的名字，叫做『文藝戰鬥』。這是一個很好的書名，然而於我是言重了。我是在學習戰鬥而已。所以我還是用了我一個雜誌上連續寫一些論文的時候所定的名稱——海沫文談。

海是我所愛的。我愛他的浩闊，愛他的沸騰。他是永恆的說教者，他是宇宙的嘴巴。他的言辭是千變萬化的，而千變萬化的言辭却是在訴說着一個永恆的真理；鬥爭。當他訴說的時候，從他那熱情的噓息中噴射出一些泡沫——也許是多餘的，然而真誠的泡沫。人們也許會從這些卑微的泡沫感覺到海的存在；但那離開浩闊和沸騰，是多麼遙遠呵。

但是，慚愧得很！我似乎把海的泡沫作爲今天對於自己的期望了。

人總是愛惜自己的。這並不是什麼罪過。祇是，唯有肯不愛惜自己才是真正的愛惜自

天佐 P. 89.

「小鬼」出身的「老戰士」，像救火車上

叫……

的救火兵看見近旁什麼地方着火似的，立刻從

高高的馬背上跳了下來。他一手緊緊扣住馬韁

用力一拉，另一手在馬屁股上狠命抽了幾鞭，

那畜牲又從稻田跳到路上。在此後兩分鐘內，

他一直站在路邊默默地瞧着被馬蹄踏壞了的禾

稻，好像孝順的兒子領受着父母的責罵。於是

突然轉過身，滾來由地又在馬腹上抽了幾鞭！

暮色更濃，遠山，近樹，田野，村莊，都

罩上紫色的朦朧。隔溪的「小鬼」們不知在什

麼時候散去了。從右面的山崗裏，傳來幾聲狗

「回去吧，得參加晚會哩。」

大家站起身來，拾起毛巾，肥皂，換下的

襯衫，短袴。當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晚會的

會場響起火山決口似的合唱：

「假使誰，要妥協，假使誰，要投降，我

們準備上戰場……」

我們不自覺地跟着唱了起來：

「……爲了祖國，爲了自由，一切都值得

犧牲，那怕是愛情，生命，爹娘……」

一月十八日

蕭伯納劇本在蘇聯

蘇聯國家文學出版所將印行外國文學作品譯本多種，其一爲英國蕭伯納的主要劇作，包括華倫夫人之職業，鐵道達，鐵夫之家，約翰牛的另一島嶼，和巴勃拉少校。此書將以巨版發行。

平阿炳的平糶米

霍 亭

我在這兒做客人般的生活着，差不多已經有個把月了。大家同樣的走路，有時有的同志却堅執地要代我拾東西，這其實是過分的，難道剛從後方醫院裏治好了「打擺子」●出來的爛脚的女同志都會自己背着包裹走，我倒不及她們？大家的工作都忙，我一個人却常常是閒空得很，空得在屋子裏抽抽烟，柳蔭下躺躺覺，東遊遊西遊遊，和農家的老公公，老伯伯，小夥子，老婆婆，老孀娘，小細娘等等瞎七搭八地談天說地。但是，逢到開會我大都參加，而且常要被指定發表一些意見。所以，在一般老百姓看，我這人多少總有點奇怪的。

但是他們却也並沒有另眼看待我，因為他們對我們是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們知道江亢裏所有的人，雖然做的事有不同，負的責任也有大小，但是上至司令下至小紅鬼大家都是一樣的每月發四塊錢的生活津貼，後來還大家自己要求減低了一元，每月都發三元。此外，大家吃的是同樣的飯，茶錢同樣是每人兩毛錢一天，睡的是同樣是門板搭鋪，到冷天就睡稻柴，穿的衣服也都是同樣的，你不能從司令或者參謀長身上找出一雙長統皮靴或是橫皮帶。大家都是笑嘻嘻的，就這樣跑來跑去，在工作之外，誰都是一個樣兒的。所以他們常和我說起：

「你們是不容易的，你們都是好人家的人呀，現在吃這樣的苦。」他們瞧着竟有點憐惜我們起來了。「地方上現在有了你們，才太平了，鬼子也不敢來了，幾時你們把鬼子打走了，我們要替你們念佛！」

這樣的誠摯的談話是常常教人非常受感動的，因為那是從他們的心裏面說出來的。老婆婆們尤其喜歡問長問短，問家裏有些什麼人？我們吃飯幾天當一次葷？幾時可以當葷了？晚上睡得冷不冷？簡直就像一個長輩對自己的在外面學生意的親人那樣的關切。一個老婆婆從河對面看見了我，她慢吞吞地搖擺了半天，才從那邊走過一頂小木橋到我的身邊來，在衣兜裏摸了半天，摸出一把南瓜子來給我吃，那瓜子是熱的，那不是剛炒過的熱，而是從她那件老棉襖所包藏着的衰老的身體的體溫給帶出來的一點兒熱。

這樣的戰鬥生活真像在家中一樣的溫暖，何況，真正的家庭往往並不甚溫暖的呢！但這樣的溫暖並不是憑空來的，據說在最初來到這裏的時候，部隊在雪地裏夜行軍，到了宿營地叫門的時候，老百姓無論怎樣不肯開門。便下令不許叫門，大家就睡在雪野裏過夜。明天一早，老百姓起來開門，看到了大家全睡在雪場上，他們心裏難過了，連忙請大家進去，燒熱湯給大家喝，看到有的同志凍壞了，他們來幫着攙扶和收拾，有的人掉下眼淚來。就這樣，我們的現在的溫暖，是從先前這樣的堅忍和寒冷戰鬥，以及後來的長久時目的刻苦生活，無數的熱血，無數的戰鬥才得

來的。

我們也就藉着這些，能在狄人控制了祖國的土地上游來游去，攻擊着狄人的據點，燒毀着橋樑，破壞着公路，轟炸着鐵軌。而且，在我們游來游去的中間，我們教育了老百姓，使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來管理自己的事，來應付狄人和漢奸土匪的侵襲。我們繼續不斷的流動着，沒有一個時候休息，甚至明月朗空的中秋，一年更始的新春，我們也祇有在加緊戰鬥中渡過。從這個村落到那個村落，從這個鎮市到那個鎮市，從這個縣份到那個縣份，我們在廣大的田野上奔走，和許多田畝中投掉了犁把來拿鎗的農民在一起奔走，正像墨西哥的農民英雄班卓·維拉所說的那樣，我們所走過的田野，都是一樣的顏色！而這顏色正像革命的指導者麥台樂所說：整個是貧窮和災難的顏色。

我們來到了平家宅基，這四面斷水的一片農田上的村子，是很適合我們這非武裝二十餘人歇宿的。我們一共在那裏住宿過三四回，有回把住上了好幾天。當我們流動到了這個村子上時，我們便分開向各個農家投宿，這些農家，大都是曲尺式的平屋，正面朝南，側廂朝東，據說還是明朝式樣。我們借住了中間的堂屋，這些堂屋，平時少有住人，常常是用作走道，吃飯祭祀之所，以及堆放穀物之類的地方。我們到晚上把門板擗下來攔好睡覺，有我們睡在那兒，雖然開着門，夜裏野狗也不敢進來拖東西的。早上天沒亮就起來，上好了門板，打掃乾淨，祇佔用主人的一張

桌子，因我們是「文」的，當然總要有個時候弄弄筆頭的。

祇有一個部份須要大一點的場所，因為他們須要收音，一只七燈機可以收聽上海，昆明，香港，重慶，延安，以及莫斯科的播音，牠的天線，需要好好的設法蔭蔽。在平家宅基這一部分便設在一家富農家裏，因為那裏的場所較大，便也就借了那裏的廚房燒飯吃，因之，我也常常要走到那有圍牆的宅子裏去了。

到底有錢的農民的屋子比到那些貧農的要好得多了，一片長方形的坪場都鋪了磚地，打掃得很乾淨，在坪場的中間，堆覆着一些缸，最上面曬了一缸的醬，缸口上用竹篾把蛛絲絡成一面網蓋着，四周的蒼蠅飛得一陣陣嗡嗡作響，房子是一幢五間瓦屋，東西兩頭還各有兩間廂房，作為堆藏農具和穀粒的倉庫，這些地方不够堆，在圍牆外面還搭了兩間草房。裏面的房子是有廊可通的，雨天可以從這間到那間不走水路，關上了窗子冷天也沒風吹。房主人建造時的設想是很周到的，可惜這樣光線暗一點。

這家的人口也很簡單：最老的一位老太婆快有七十歲了，臉上的皺紋像枯樹皮那樣裂開，朝天鼻子，一張鴛嘴微微有點向上抄出，配上一雙閃爍有光的小眼睛，僵僵着很有點像一隻猩猩。她的右面的小腿上有一塊爛瘡，紅腫得很利害，時時在結蓋破裂處滲出膿血來，因之，在夜裏她時常要痛不住哼叫，而且還痛得發熱。但是到了白天她仍舊起來了，自己用牙垢塗那爛瘡，雖然

鎮上有得活爛瘡的油膏賣，但沒有人買給她。

當家的是她的兒子平阿炳，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農民，沉默寡言，在他的嘴角，有一抹似哭似笑的紋影，顯得冷峻詭詐。他常常一聲不響地坐着，穿一條藍布的長作裙，有時抱着他的一周歲大的兒子，那孩子很像他，就是白皙一點！他抱着那孩子也不逗弄，那孩子也不吵鬧，一直可以坐到很久。他的妻子是一個壯實的勤快的婦人，她也很少有時候說話，她終日忙碌着照料許多家裏和田裏的事務，抽一點功夫還要弄弄針線，這也實在沒有分心到旁務上的時間了。此外，他的家中還有一個俊俏伶俐的年青的媳婦，常常貼一副黑色的頭風膏藥，坐在堂屋裏弄弄針線！而她的丈夫却很少看到，大概農忙時在田裏工作，農閒時也在外面很少回來。

◎在平家宅基，我仍然是那末閒空。我們的一條船繫在柳蔭下，我就坐在船上讀讀且介亭雜文，這一枝偉大的戰鬥的筆到這裏是更渾凝而堅固了，一股激動的力量升起在我的心裏。我這樣的讀了一個上午，又讀了半個下午。

平阿炳從門口走出來，四面閒眺了一會，便慢慢的走到我的船的岸邊上來，用他的很低的嗓子對我說：

「徐勒拉看書？」

「正是。」

「僚倒清閒格，就祇要開開會阿是？」

「正是。」

「我吃僚一筒烟阿好？」

「吃末哉。」

我把長烟筒遞了給他，這烟筒上的藍布烟袋還是托伙夫同志到鎮上買了布請他的媳婦代我縫的。他把那烟袋口子扯開，捻出了一小團烟絲，裝好在烟筒頭上，點了火，便撲撲地噴起黃烟來了。他一面噴着烟，一面在邊岸的一塊石條上蹲下來了。一筒完了，他說：

「再吃一筒阿好？」

「好，吃末哉。」

於是他蹲着吃完了第二筒。他把烟灰在石條上篤乾淨了，向我道了謝，便把烟筒嘴子用手一抹還了給我。

「同志，僚篤狄一個部門末，平糶米勿管格？」

「正是。」

「格末，倒阿曉得啥人勸篤管平糶米啻？僚篤曉總曉得格啻？」

「平糶米是僚篤自家管啻！僚啥老勿曉得？」

「曉得格，曉得格。」他停頓了一下，「平糶米末好是好格，……」他又不說下去了。

他對平糶米說了一半的意見，引起了我的興趣。很願意再聽他說下去，因為這是代表了一部分有米階層的意見的。自從狄騎盤據了江南，大量的收米以供軍糧和壟斷運輸，米價在江南最有名的產米之區也逐步趨漲了。在上海寄居的人們吃着九十多元一石的米的時候，在淪陷區內的人們也要吃着漲到七十多元一石的米，游擊區裏的米雖然因為禁止出口，價格底賤得多，然而因為周圍的影響，物價普遍的高漲，米價也昇到四十元左右，這給貧農們的生活的威脅是很大的，他們耕種出來的穀子已經賣掉了，那裏再有這許多錢來糶這樣高價的米出來養命呢？我看到他們把麥麩拌在飯裏吃，然而那飯，仍然是要賣到四十元的米燒成的。因之，東路經濟委員會設定了辦理平糶米的計劃，交給人民自衛會去辦理。這辦法和上海的大人物們舉辦的平糶便不同了，辦法是這樣的：先調查農家的每戶人口，食米多少，剩餘下來多少米，便應該拿出去平糶給連飯也吃不起的貧農。平糶的價格，大概也按米的好壞定三種等級，最低的是每石十五元。糶平糶米的人也有限，必須調查證明他確是非吃平糶米不可。江亢的工作同志和部隊都是不吃這種平糶米的。而糶下來的錢，也仍舊歸米主人，事實上他們祇是稍爲吃一點兒虧，少賣點價錢，而大家却都有米可吃了。這辦法不能算壞，我曾經聽到好些貧農表示讚美，但平阿炳的話聲裏顯然纏有下文沒

有說出來，雖然他有存心來和我談平糶米問題的意思。

「阿炳，僚拿出幾化平糶米嗜？」

他皺了皺眉頭：

「八石，村自衛會裏廝要，祇好撥俚篤嗜！」

「發好呀！格種日脚，有飯大家吃點，無不飯吃是真生活呀！」

「唉啞！」他愁眉苦臉地說：「不過，不過，狄個是大家格事體，用勿着我一個人拿出來呀！俚篤自衛會裏啥事體祇向我一個人拿嗜？」

「勿會格罷？自衛會是僚篤自家格自衛會，當然做事體有大家格意見，樣樣事體才要講道理格。」

「俚篤就勿講道理！」他很快地便接上來：「真勿是話句啥，俚篤就做勿出好事體來。」

「爲啥？」我驚訝了，「自衛會係僚篤自家組織格，自家推選出人來負責格，無論那能要弄得伊好，因爲狄格是僚篤自家格自衛會，自家行使政權，自家管理自家，伊勿好要弄得伊好，只要放精神下去，一定會弄好格。」

「我勿管格，讓俚篤去末哉。」他搖搖頭。「我勸拉事變以前，也管事體格，現在只好讓僚拉俚篤去管哉，俚篤要來，我挑是無功夫挑去，教俚篤放隻船來搖，俚篤又勿肯放船來，倒說我勿肯拿去哉，僚想阿有狄個話頭嗜？」

「噢，狄能。」我猜想這中間不會像他所說的這樣簡單，但他的主要的意思我已經知道了。我祇能勸勸他。「條勿要狄能！狄能是大家事體，勿好大家迷牢格，有功夫僚就送送去，自家村子上呀！勿遠幾化格呀！」

他鑿了兩隻眼睛，便在他的臉上推上一層憂愁的雲霧。他好像很艱難似的向我說：

「正是，不過，俚篤要說我有心勿送去格，……條要替我做一個證明，……我倒勿是有心勿拿去。」

這樣，在兩天之內，他常常來找我談話，好像對我很殷勤的樣子，而且沒有抽我的烟，他原來好像不多抽烟的，除了向我們揩油，而現在，他却身邊有了一大包黃烟，請我裝他的烟抽，而且我把烟一裝好，便立刻替我刮着了洋火。我心裏想，這傢伙，他爲什麼這樣呢？他轉的什麼念頭呢？他陸續說了村自衛會的許多壞話，說什麼村自衛會成立時大家湊起錢來吃了一頓飯，每家出一塊錢，而他計算起來，那頓飯祇值七角五，找回了大家每家一角，其餘的一角五是說算做夜裏開會的洋蠟燭費了。他說這是村自衛會主席飽了私囊。洋蠟燭是點不了這不多錢的，但是和別的農民談起時却都很明白，他們都說村自衛會沒有賬錢。因之我很討厭他，雖然我並沒有讓這種感情顯露出來，祇是正言地告訴他，對自衛會應該取什麼態度而已。

第三天的下午，剛吃過飯，一小時半的救亡室活動時間裏，大家正在下着象棋，拍着乒乓

球，興高采烈地正在消度這規定的一日中的遊戲時間。我坐在門檻上看着兩位同志的扭結得難分難解的棋局，外面的坪場裏有三個農民走了進來，招呼了我們，他們說是來找平阿炳的。平阿炳從裏面抱着孩子走出來了，一看見他們，立刻就怔住了。那三個農民中的一個，說明了來意，說是村自衛會叫他立刻就去。

平阿炳搖一搖頭，堅決地說他不去。但是那三個農民是有使命非叫他去不可的。

「阿炳，係自家格事體。我俚勿關格，僚一定要去！」

「我也勿關，」阿炳的頭上脈管全脹了起來，好像樹葉上的網絡似的隱伏在他的表皮下面。

「我勿去！」

他的大聲把他家裏的人全引出來了，他們立刻覺到這空氣是嚴重的。因為三個農民在幾次說明祇是爲了他的米沒有送去，請他去談一次話，沒有別的問題；但平阿炳堅執不去，於是一個農民拿出一束繩子出來。

「對勿起，僚一定勿去，我俚只好拿僚繩子去！」

那老婆婆像發瘋了似的立刻遮到了平阿炳的身前，她的惶急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她喊着說：

「僚篤是啥物事啫！又勿是強盜，那能好誦人格呀！」

「勿是格，老婆婆，」一個農民說：「我俚勿細裡去格，大家才是村上人，用勿着急得格。我俚來叫阿炳到村自衛會去一趟，跑子七八趟哉，今朝大家才勸過面，祇等阿炳去，俚再勿去，我俚也無不另外法子呀！」

「我俚也跑子勿曉得幾趟哉，」另一個農民說：「我俚也勿是衙門裏衙差役，現在無不衙門哉，我俚才是自家村上人，跑來跑去跑介許多趟，我俚格脚末也勿是踐個！大家事體弄弄清楚就好哉，阿炳人末勿肯去，米末勿送去，叫我俚一趟趟跑，又勿是狗腿！」

平阿炳坐在一張長檯上，眼睛望着隔年築在簷上的兩個燕子的泥巢，臉緜得緊緊地，汗從他的額上沁出來，默不發聲。另一個農民便把繩索抖開了，像一條細長的蛇似的圈盤在地上。

「坐坐末哉！」平阿炳的媳婦撥了一張長檯出來，給那三個農民坐。「走得吃力哉，坐息坐息。」

她又趕緊去倒了幾碗開水，遞給那三個農民，那三個農民接了他的茶，謙讓了一番。那媳婦回頭看見我在注意她的行動，却回頭對我狡黠地笑了一笑。

「走！走！」那農民催促着平阿炳。

「捺倒問問狄位同志看，」平阿炳的抗辯的聲音顯得鬆緩了一點，用乞憐的眼光掃了我一下，他的嘴唇略向下披，聲調也轉成帶上乞憐的聲調了。「俚就曉得格，我搭俚話過格，俚好證

明我要送來格。」

「勿關送勿送哉！」一個農民說：「現在大家要俵去一趟，俵總勿好勿去格啞。」

「僚問問狄位同志！」

「現在勿關送勿送，就是要俵去。」

「僚問問狄位同志！」

「勿關格，俵去勿去？」

「僚問問狄位同志！」

這時我勢必發表意見了，但是我的意見不會合乎平阿炳的意思的，我不會和他解脫什麼，倒是詫異他的爲什麼一定不肯走。

「格末，僚爲啥老一定勿肯去呢？」我問。

平阿炳失望了，他的臉立刻漲紅了，我看得見他額角的脈管的微微跳動。

「正是，正是！」有一個農民接上來說：「一定要別人家跑來跑去的跑！」

「不去！」平阿炳恨恨的說：「不去就不去！」

「網起來！」另一個農民也動怒了。

再一個農民便拖動繩索，預備動手。

「你就去一趟好了，」平阿炳的妻子說：「你又不會把你殺了，怕個驚什麼。」

「不，讓我！讓我！去！」那老婆婆惶急得幾乎要放聲號哭的樣子。「你驚我！去！」

但是那三個農民却非平阿炳去不可，他們意志是堅決的，似乎他們覺得這是爲了公衆的事，他們不惜爲公衆的事奔波勞碌，他們也不惜爲公衆的事而堅決奮戰，他們意識中和公衆密切抱緊着，因此他們更加顯得凜然地嚴肅。

我必需在這時候對這三位農民加以援助，使他們能順利地帶了平阿炳走。於是我把他們的僵持的幾乎決裂的局面設法打開，先解除了老婆婆的對自衛會的恐懼，然後，我勸平阿炳自動的走去，以免不幸的決裂他終於還得要被用網羅的形式解走，而在他本人，也是前去說明自己的原由爲是。顯然，他的懼怕是有着種種的原因的：最初是懼怕把米送去，而現在是懼怕在「不肯把米送去之後或者可能受到什麼處罰。而且，在另外他還有一種矜持，因爲他原是「管過事」的，而現在，因爲要被管而觸傷他的尊嚴。我告訴他，祇有勇敢而坦白地前去才是他的最安全而有利的方法。

終於他站了起來，那三個農民也站了起來，他們便走出去了。我安慰了那老婆婆，保證平阿炳晚上便會回來的。但是到晚上，我們要移動了；我們剛上了船，平阿炳也坐着一隻小船划回來了。

「阿炳，那能？」我喊着問他。

「有啥那能？」他哭喪着臉回答。「明朝送米去截話！」

過了半晌我們又來到平家宅基，我們仍舊像前次一樣的分配了住處，我和我住的那家的一位農婦談起平阿炳的平糶米來，得知他的米果然在隔天便送去的。關於平阿炳則她和她的鄰家的幾位老婆婆，老伯伯等，大家都會講出他的許多過去的惡行來，這似乎不是目前那樣一個時常以哀憐之狀示人的那樣的人所做得到的。

「你看個樣子格能呀！倅要勒打仗前頭看見俚是，嗨！真也勿是狄付吞頭。」一個老婆婆對我說，她很慨嘆地提起過去的事。「從前俚是保長，兇是兇得來！人也吃得落格格。業主要來收租哉，俚篤就要叫平阿炳催租，格是比到業主自己還滾滑面講，說幾化要幾化，少一粒是要拉到城裏衙門裏關起來格。關個十日半月，苦頭吃得海外，銅錙末還是一個也勿好少格！俚自家格銅錙是愈加頂真哉！俚自家有一付洋手鏢，俚自家格滴親妹妹格小信人借子俚格銅錙，也要放三分利，到子期一定要還，還勿出，拿洋手鏢鏢起來，鏢得來血也軋出來哉！真是話也勿要話起，現在是真！……」

「阿炳狄個人呀，吃硬勿吃軟格！嵌肉胡桃，勿拷勿會出來格！俚也吃過苦頭哉，前回子，江亢民亢還無滾到狄塊地方，撥土匪吊子起來，一千勿够，又一千，走脫哉，又一批土匪來哉，

俚也乖來死格呀！連忙出來招待，銅錘又用脫海外。格駛江兀勒裏哉，是勿會逼俚哉，俚呀就變子狄付神氣！」

「僚篤是搭俚客氣得來，上回子常備隊勒拉就搭俚打棚哉，嚨啲，人也笑煞快！」一個年青農婦自己說着先笑起來，大家也跟着她笑過。常備隊勒拉，到阿炳屋裏格灶屋間裏拿稻柴灰才搬子出來，放拉阿炳格場子浪，叫阿炳說，「僚扒扒呀！僚扒扒呀！」嚨啲，大家笑啊，肚皮也笑痛脫哉。」

「那能？阿炳還是扒灰●公？」

「嗆人勿曉得啫，阿炳格媳婦討轉來子半年光景，阿炳格娘子就日日哭呀吵呀，有一日跳勒河裏尋死，格新娘子末也哭，也跳拉河裏。……」

「格末俚格侬子那能？」

「俚又勿是阿炳養格，狄個抱拉手裏格末是阿炳自家格侬子。林生末是領得來格，阿炳也養勿出介大格侬子啫，領一個侬子，其實是勿化銅錘格長工！我俚也問俚『林生，僚個娘子呢？』俚話道：『我又無沒娘子！』格末我俚又要問哉：『格末，娘子是嗆人格啫？』俚發狠哉：『勿是我格！是屈死格！』狄個新娘子末也勿好，俚前頭末還要哭哭吵吵，現在是索興要搭個婆吃醋哉，田裏忙起來末俚回娘家，一個婆末死做，現在稻也快要統統捉好哉，俚又好回來哉。」

早稻已經收割了，田野低了一截，露出水汪汪的黑色的泥地來，祇有遠處的晚稻，還在風中搖曳着牠們的青綠的長莖。收割下來的稻，在田畝中架起的晾竿上晾着，遠遠地望去，像是一隊整齊的行列，在飛動的雲片下，似乎牠們俯着頭在準備挺進。晾乾了的稻，一船船地載回到村子裏來，那些船上載得高高地像一個小丘，後面的櫓搖着，而前面還站着一個村姑，扶着篙子點水，在他們的臉上，有凱旋的氣概。到了村上，先趁個晴天攢了一點稻，於是把其餘的堆成稻棚，儲藏起來，以備在隨時可以取出來攢。一時家家添了幾個大大小小的屋子一樣的草堆。

平阿炳的門前用長大的三根粗竹槓子，架成一個丈餘高的三角架，在高頂繫好一根長竹槓，竹槓的一端繫一個鐵鈎，鐵鈎上有一條細繩子絆到另一端的繩子一起來。這是一架簡製的起重機，平阿炳站在空場上，自己在扯着這高懸的槓桿。長工們從幾隻堆得像小山似的大船上，把稻搬下來，放在場上，而另一個長工則爬在已經很高的稻草堆上，整理那起重機放下的稻網子。當那鐵鈎的一端放下時，平阿炳的老婆便搬兩網稻鈎上了，那邊平阿炳扯起了繩子，那稻網便被提起移到旁邊的稻草堆上去，那細繩子一扯，稻網即便筆直地落下來了，下面的長工在稻草堆上閃避着，一等落下了便爬過來把稻整好。上弦月很早地便和夕陽在一起掛在西邊的天空了，平阿炳與高采烈地扯放着，一直到天黑還沒有堆好。

「阿炳，今年收成阿好？」我問他。

「勿好呀，」他立刻又扮出一副愁眉苦臉的顏色。「僚倒看看看，才是白籼。」
我看了看他的稻，都是粒粒漲足的。

「新米登場哉。」我說：「平糶米可以結束哉！」

「正是囉。」他嘆着氣說：「年成又勿好呀，白脫個人家太多哉！」

他在担憂，怕明年又要輪到拿出平糶米了。

但是後來我遇見了他們的村自衛會的主席，談起他關於平阿柄的平糶米的專情，那一位誠懇而忠實的農民說，平阿柄前次送去的米，量過之後，祇有七石六斗五升。

(一) 秋來瘧疾和痢疾在鄉間非常盛行，一時後方醫院裏面住滿了瘧疾和痢疾的患者，這兒大家把瘧疾叫做「打擺子」。

(二) 俗稱翁媳通奸為「扒灰」，蓋為偷媳(錫)之諧言。

(三) 被螟蟲所害的稻，結成的穗子作灰白色，中空無米，稱為「白籼」。

溪 邊

方 君

——淨土散記之一——

溪邊，夏天的傍晚。

吃過晚飯，是大家休息的時光。軍帽，軍裝，綁腿，都卸下了，留在身上的是破舊的襯衫，短袴。有些到操場打籃球，有些在簡陋的澡房裏洗熱水澡，有些看書，有些開會，有些跑馬。而我們少數幾個人呢，帶着毛巾，肥皂，潔淨的衫袴，踏着充滿禾香的田野的阡陌，迎着西沉的夕陽，走向半里路外的溪邊。

溪邊，是傾斜的草地，有濕潤的草香。

活的溪水，淺而且清，明澈如鏡，可以看見溪底硃紅的砂粒，微紅的光石子，黏在較大

石塊上的深綠的苔翳。活的溪水永恒不倦地流，流。碰到障礙物的時候，牠發出嘩嘩的嘈響，爆出銀白的水花。也是戰鬥呀！我想。什麼緣故呢？到這裏以後，不慣戰鬥的我，總是那麼容易聯想起戰鬥。

大家坐在傾斜的草地上，閉着濕潤的草香，讓晚風吹散了臉上，身上的汗粒。於是剝掉身上的襯衫，短袴，赤裸裸地撲通撲通躍入水中。熱的內體浸在涼的水裏，忘掉辦公室裏緊張的工作，忘了一天的疲勞。忽坐忽立，忽仆忽仰，黃同志愛用肥皂擦着屁股，張同志愛

用泥沙擦着肚皮。談笑，戲謔，用手掌掬起溪水，潑在別人的頭上，臉上。完全是另一副臉色，另一種態度，比之在辦公室的時候……

又回到傾斜的草地上，用剛才脫下的髒衣服指掉身上晶瑩的水珠，換上潔淨的一套。坐下，有些直挺挺地躺着。抽煙，談話，談着文化，政治，戰鬥……

太陽越沉越低了，千變萬化的彩霞鑲滿了天邊。廣漠的蒼穹下，羣山的圍抱下，是靜穆的田野，和平的村莊。赤膊的老農一步一頓地在田岸上慢踱，欣賞着綠油油的莊稼。謹慎的母親提高微啞的嗓子，呼喚野遊的孩兒。遠處是村婦籬衣的悶響，是服務團女同志們尖脆的歌聲。平頂的小山上，突然響起嘹亮的號角，許多灰色的形像在那裏鑽動。這是練習野戰，

練習衝鋒呀，政治部警衛排的戰士……

是活潑，又是嚴肅；是和平，也是戰鬥！是那樣一個奇特的山村！

「喂，看哪！」張同志突然把香煙屁股一丟，微笑的目光指着不遠的野路。

鄰村的民衆沿着寬闊的野路潮水似地湧來，老人提着無光的燈籠，母親攜着活潑的小孩，矯健的村姑手牽着手。出客的衣衫都在他們身上了，他們的脚步是那樣的輕快。這該是到哪兒看會或看戲去的行列吧？

「他們是來參加軍民晚會的，」張接着說。「今天是星期六。」

在小溪的對岸，在離我們相當遠的大樹底下，不知在什麼時候集合了一羣「小鬼」。他們盤坐在草地上，圍成了一個半圓形。一塊黑

板斜靠在樹幹上。一個軍裝整齊的女同志站在旁邊指手劃腳地講解着，有時還豎起硬挺挺的臂膊，拳頭。「小鬼」們靜靜地聽着，不時舉起小手，這是他們要向文化教員發問的表示。

『這是什麼課？』新來的郁同志問。

『統一戰線課，』張回答道。『近來司令部下令特別加強全軍統一戰線教育，從前線部隊直到後方勤務員。前方許多中下級幹部調回後方訓練，軍部許多堅強的政治幹部派到前方去。』

黃同志接着：

『別小看這些「小鬼」，有些還是「三年遊擊戰」的老資格哩，他們對於統一戰線……』

一陣達達的馬蹄聲從我們背後傳來，打斷了黃同志的話頭。他扭轉頭，睜大眼睛仔細一

看：『也是內戰時期的老戰士！』

在黃昏的薄暗中，我看不清這位「老戰士」的面貌，但從他模糊的輪廓看來，可以斷定他的年齡不出三十五。他筆挺地騎在疾奔如飛的日本馬上，好像他屁股的血肉跟馬背的血肉長在一起似的。這使我想起蘇聯影片上哥薩克騎兵的雄姿。

『也是「小鬼」出身，』黃看看隔溪的「小鬼」們，又看看那位騎士。『現在是全軍最有名的營長，百戰百勝。』

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那飛奔的日本馬突然在我們不遠的前面停下。在騎者不斷的鞭策下，牠只是昂首跳足，始終不肯前進一步。馬鞭抽得更急，更重了，執拗的畜牲兇猛地往旁邊一跳，四隻馬蹄落在綠油油的稻田上了。

已；唯有無限制的不愛惜才是最高的愛惜。那末，我應該承認，海沫的期望已經是僭越的了。

這裏所選的彙二十篇文章，除了附錄一篇之外，都是抗戰以後寫的。看題目就可以知道所涉及的範圍是關於文藝運動者多，關於理論的闡發者少，而運用理論來分析創作的文藝批評，簡直沒有。我曾經帶着幾分冒昧的說過堅持理論堅持批評，而我做得却是如此的微乎其微！

不錯，創作批評我也會寫過幾篇，雖則因為自己也打不起一看的興緻就沒有收在這裏。並且，文藝批評也不僅僅是創作批評，其中還包括理論鬥爭和傾向鬥爭。然而，不敢輕於嘗試的我却已經被人帶上『批評家』的榮銜而肆

意加以冷嘲毒罵了。我對文藝理論的闡發是如此之薄弱，又何會觸着幾許『原則』；然而也已經被視為搬弄原則的書獃子甚至空話專家了。

我是一個八字還沒見一撇的青年，我的榮譽，別說對別人，就對我自己又算得什麼，所以，無論是惡意的打悶棍，還是善意的揶揄勸導，我又何必嗔怪？

這裏分做三輯，並沒有嚴格的理由，大約是取性質相近的放在一起。這樣是不免使各輯的份量很不均稱的；但也沒有什麼關係。存心要看的人自然會看下去，而不存心要看的人也不會因為編排得宜就賣個情面看你一遍。我何不落個便宜？

有人主張絕不修改已經發表的文章。好像

魯迅先生就是這樣辦法，並且還以此勸過別人。不過我以爲凡事總不能一成不變。在魯迅先生是對的，在他所勸教的人或許也是對的。在我，却不行。至少，我以爲理論文章和小說不能用割一的辦法對待。所以我還是不避『掩飾錯誤』的嫌疑大大的改削了一番。爲什麼自己已經覺得不安當的時候還要拿去給別人呢？自然，論戰的文章或引起論爭的地方是不便改動的，否則那是近乎捏造物證了。好在是非自有公論，而且，如上所說，我是一個八字沒見一撇的人，是了又怎樣，非了又如何，日子長得很。

在『論典型』一文裏，我曾經附帶批評到文學讀本一書中的典型理論，王任叔先生爲這寫過一篇答覆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意

見。我本來打算再寫一篇把這問題仔細討論一下。但是因爲他的基本論點我已經在『論典型』的第三節裏說過，似乎可以不必重覆，所以還是擱了下來。典型問題不能說不是文藝上的重要問題，我希望有機會作深入的研究；而這裏所提出的有點大膽的意見，祇是一個不成熟的提議而已。

至於最後一篇，是抗戰前夜的舊作之一，原沒有搜集在這裏充數的必要，祇是爲了它的作風、文字、以及論理的方式，都和現在的很不相同，所以把它刪節得短些，而不修改的列出作爲附錄，聊備一格。假使讀者看了那些連綿不絕的術語覺得頭痛的話，那倒是我應該引以爲幸的了，因爲，我究竟已經向前走了一點——那怕是厘毫絲忽。一九四〇年底，記。

年 夜

辛 勞

沒有紅燭，也沒有鮮花，

我將這般冷漠地度這新年；

我的屋子將格外靜謐，

那靜謐猶如秋日的森林。

那時間，我將操起詩琴，

向那逝去的日子和記憶告別；

我要唱一隻歌，

給自己不給別人。

我的詩琴將效仿溪澗的幽咽，

又似瀑布的激落，

震擊着山石，……

我的歌喉，將永不這般暗啞。

時光的鞭子像驅趕着奔馬，

拖着這人生的車輪；

沿路裝戴着石塊，血，肉，還有拉

圾。

我給時光的都是空白；

所以時光把我這般虐待；

在這新年夜晚，

時光却不肯把我留下，

讓我這樣冷寂地走向年老；

這是它給我的懲罰。

就回答了時光！

然而假若迫近那年歲的峯頂，
我却要反抗向下，
我的地位

我的詩琴彈到這兒又停下，
那弦索低低震顫，又轉高揚。
在這新年夜晚，

黑夜的星，
白天的太陽，
在我生命的最後，
人們將承受我的劍。
我的路的延長，
那比我更勇敢的，

我不是告別，而是唱着開始；
沒有別的，這是我的信仰：
一願詩琴彈出健康的聲音，
歡笑像嫩青的樺林。
二願詩琴常在手中，
直到必須把他留給更年青的後人！

一九四〇除夕上海

冬 風

洛 雨

這麼寒冷的黃昏

冬風也怕冷了

你看，它飛奔着

在尋覓溫暖的歸宿呀

溫暖正棲息在高樓的銅床上

棲息在輕輕的狐裘內

棲息在熊熊的火爐邊

也棲息在玻璃杯中

和飄迴的煙霧上……

冬風是知道溫暖在那里的

於是，它飛上了高樓

一層牆壁撞傷了它的翅膀

它就跌落在陰冷的馬路上

一輛汽車馳過

又將它推向屋檐下……

但是，當冬風在失望的

撫摩着翅膀上的創傷時

忽然覺得溫暖起來了

它快樂，又是奇怪

「溫暖是棲息在屋簷下麼——

它又細心的尋覓着

越過了一層新聞紙

越過了破爛的麻袋

它發現了

溫暖棲息枯在瘦的人體上呀……

冬風有了歸宿

但是，不久這枯瘦的人體

漸漸的冷了

冬風也祇得再去尋覓溫暖了

不過，它不飛上高樓

祇低飛於屋簷下……

托爾斯泰歷史不及格

托爾斯泰是那偉大的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的作者，誰想得到，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是被教授們歷史認為程度極不行的呢。據最近發現的喀山大學的卷宗中的記載，該大學某次教授會議結果，認為學生托爾斯泰『在歷史方面特別落後』，托氏因之不准參加歷史考試。又，卷宗中記着托氏曾於

一八四六年停讀東方文學，改習法律。

世家子

林珏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月中旬——正當上海烽火熾盛的時候，我們租了江梅村一間五尺正方形的亭子間；古先生是我們的鄰居，因為是同鄉的緣故，幾天的工夫，大家就混得很熟了。

他住前樓，房間並不十分寬大，然而他們只有一張鐵牀，兩只藤椅，和一只小型的寫字檯，陳列起來，却顯得非常空曠。牆上除了他自己的學士照像，再沒有多餘的點綴；平日他總是坐在家裏，但是衣履却很整齊，乾淨，好像是剛剛拜訪回來，或正準備出去參加什麼喜慶盛會的樣子。略有幾顆痘斑的臉上，永遠浮着一層沉默，顧慮的神情；一雙深灰色的眸子，含蓄了一種稚氣，頑固的光芒。

他太太是一個好說好笑，有點女學生風趣的女人，但是她那清脆的聲音，却常常在古先生的虎視下中斷了。

白日他們的房間，是滿屋的太陽，因此每天飯後，大家就聚在窗戶前邊，消磨時光。

『你們來上海幾年啦？』青嵐問古太太。

『我是今年春天來的。』她撒嬌的向古先生丟了一眼說：『他是老上海，我是專為找他回家

來的。」

『後來怎麼磨回去？』

『他唄，窮骨頭，放着少爺不當，單願意蹲在上海受窮！……』

『滾你媽的蛋。』

古先生這樣突如其來的暴燥，使我們非常的驚異。爲了免得古太太受窘，我們半天垂着腦袋，不敢向他們睜視。

一會兒的工夫，古太太好像忘了丈夫對她的侮辱，她又閒情逸致的問：

『你們是一同來的吧？』

『噢。』

『打仗以前在什麼地方？』

『楊樹浦。』

『不是在上海呀？』

『公共租界東區！』

『你們在上海做過事情麼有！』

『我教過幾天書。』

她們的話，像近郊的砲聲一樣，沉悶，疏落，永遠沒有個完結。窗上的玻璃一陣陣的發着顫響；坐在藤椅懷裏的古先生，面對着陽光，薄積養氣的眯合着眼睛。

『聽這砲聲，大場恐怕又靠不住。』

『也好，早完，早太平！』

古先生對於時事極沒有興趣，因此也從來不買報紙；他最得意的談話材料是述說他們的家世：

先祖是隨龍入關的漢人，幾代在朝做官，到了祖父的時候，在瀋陽置了一點產業，過了一生縉紳的生活；父親連做四任縣長，是一個極講究吃穿的顯宦，近來因為身體關係在故鄉隱居了。

『七歲那年，我父親托朋友從錦西給我買了一件皮襖統，用紫線春吊面；過年套上一件青海虎絨的馬褂，到馮凌閣（註）家裏去拜年，老頭子無論如何，不叫我磕頭：「唉，快算啦，別沾了你的衣服！」……，』他繪聲繪色的學着旁人的腔調。

註 馮凌閣 遼寧的紳士，與張作霖同時，爲馮庸大學校長滿庸的父親。

『喲，現在家裏還有他小時候的衣服！』太太常常從旁替他證實一句。

他前年在本埠中國大學法學系畢業，一直住在上海，家裏不斷的寄錢來維持他們的生活，自從滬戰爆發，匯兌斷絕，他們經濟就常常遇到恐慌。一到沒錢的時候，他就躺在牀上，同老婆發脾氣，一連幾天不起來，古太太跑出去，託親戚，找朋友，實在迫不得已，就當幾件暫時用不着穿的衣服。

當國軍西撤的時候，弄堂裏傳播着各種各樣的謠言，人心惴惴不安；古先生剛剛從牀上爬起來，他好像也受了感應似的，把存在桌子底下的幾本舊書，拿到煤球爐子上去燒掉了。

『書這種東西，留着總是討厭的。』彷彿爲自己的舉動申述理由，又好像對我提警告。

白天盲風到收容所去教書了，我一個人蹲在家裏，陰冷的房間，滿是臭蟲血跡的牆壁，和深沉的寂寞，彷彿酷刑一般折磨我，所以夜間特別睡得很早。

一次我們剛剛躺下，有人急促的敲門。

『那一位？』

『你快給我開開門哪。』是古先生的聲音。

我披起衣服來，開了門，他們兩夫妻神色慌張，尤其是古先生臉色蒼白，嘴唇嚙嚙的抖着。

『你看這可怎麼辦？』

『你坐下，什麼事情這個樣子？』

『才我……』他剛說了兩個字，就回頭瀟灑厲色的喝令他的太太：『你去把門鎖上。』

古太太有些胆怯，但是她不能違背丈夫的意思，終於，彳亍着去了。

『才我出去小便，後樓賣黍飯的孩子攪着我說：「爺叔，你這人真壞，弄堂口有人等着打你呢，你去吧！」他說得正起勁的時候，老板娘把他拖到灶皮間裏去罵了一頓；要麼一點影子，五六歲的孩子他怎麼想起來說這樣話呢？他媽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訴咱們，這老太婆頂好幸災樂禍噯！』

他瞪着眼睛，呼吸異常的短促。

『小孩子說話我看靠不住，而且也屢有因由！』

育風也同意我的意見。

『不哇，』他懊惱的說：『這件事情說起來也很倒霉；你們未搬來以前，這間房子住着一個年輕的女人。白天整天不在家裏，晚上回來睡覺，有時候也有男人住在這裏；後來不知道誰寫了一封匿名信給公安局，說她是間諜，公安局會同巡捕房把她捉去了……前天梅芳在電車上遇見她，她知道我們還住在這裏；這幢房子除了我們，旁人連一個字都不認識，她要誤會匿名信是咱們寫的，你說那倒霉不倒霉！』

古太太鎖門回來立在門旁，她對於丈夫的話深以為然的感到恐怖，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在我們三個人的臉上不停的轉瞬。

『大不了明天出去找找房子，搬一搬家算啦！』

『噢！那要叫他們拉住打一頓呢？』古太太急燥說。

『那可怎麼辦哪？』古先生彷彿小孩子討餅乾吃似的，望着我。

『我出去替你們找，找到搬過去。』

『那她慢慢總會知道哇！』

『要不怎麼辦呢？』

他悻悻的坐了幾分鐘。

『不然，我回去吧，趁着纔借來這幾十塊錢；明天一早請你幫幫忙替我僱一輛汽車，……我還有一斗多米，和所有的傢具都扔給你，你能給我湊幾塊，算幾塊，幫幫我個忙，那讓咱們是同鄉來。』他說得非常懇切，淚水在眼圈裏不停的滾轉。

我想了一想。

『好的，我大概只有五塊錢，你們就全拿去吧；東西我暫時先替你們保存。明天早晨早點叫我！……回去回去吧！』

我把錢找出來交給他們，古先生感傷的流着眼淚，然而古太太却泰然多了。

他們走後，青嵐反對我贊成他們回東北的計劃。

『東北同胞往外跑還來不及，怎麼好往回送呢？』

『我覺得像古先生這樣人長久住在上海確有好處。』

『總比回東北去好的多吧？』

『就他這個人說還是回去好。』

『這我就不同意，……。』

我們的辯論，一直延續到聲語模糊的時候。

第二天早晨，按着預定的計劃把他們送走，回來天剛朦朧亮，青嵐起來收拾房間，我從新躺在牀上，用被子搭着胸脯，我企圖對我們的同鄉加一深刻的分析，但是我始終想不出結論來。

『老古的前途，我簡直想不通。』

青嵐不明白我的意思，也許她以為我又在挑戰，不敬意的睨了我一眼。

早點後，她出去上課了。

下午我從街上回來，前樓的門開着，我跑過去看見古太太正在那裏收拾行李；她身上披着大衣，房間裏的東西異常零亂，看情形她是剛剛回來不久，我進來使她重重的吃了一驚。

『林先生，上半天麼什麼事吧？』她定一定神問。

『糜事，我說小孩子話靠不住，怎麼沒有船？』

『錢不夠，男人靡入國證也不能買票。沒有法子我先回來打聽打聽，他在八仙橋一家小旅館裏等着呢！』她顯然失望了。

『啥事糜有，你去通知他吧！』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把他們拿過來的東西，送回去。

經過了這一次騷擾，古先生的態度變得更加沉默，容易動氣了，從此我們常常聽見他們夫妻口角，和他太太那輕微顫動的哭聲。但是無論他們吵到如何地步，有時候他也動手打她；鄰居們却沒有一個人過去勸解，因為我們深知道，有生人在場，他會叫她磕頭陪罪，或者罰她蹲幾個鐘頭的壁角。

……其後不久，古太太一個人回東北去了。古先生自己料理餐飯。

『一個人出去買一點吃吃算啦！』我向他建議：

『不行，外邊的東西我吃不慣。』

在他的生活上這樣捲着袖頭，忙上顧下的燒飯，却顯得增加了不少的生氣。

「技術還不差嗎？」

「噢，也許是遺傳！」

他講他父親是怎樣的精於烹飪。家裏的廚房怎樣的闊綽，……聲調永遠那樣的平淡，乾枯，引不起聽的興趣，他自己也好像背誦一課熟讀的國文，懶散的，不靈巧的，或者已經間斷了半天，再絮絮叨叨的追加上幾句。

我看一看他牀上的鋪蓋，突然想起來一件事。

「老古你還想回去不想回去？」

「不回去。」他毅然的回答。

「有一位朋友，辦一個補習學校，等他們弄成功去教幾點鐘書好不好？」

他對於我的話並不加十分思考，慢吞吞的把小菜盛出來，鍋裏放下一點冷水。

「這樣大冷的天氣，補習學校也教不了多少錢，我不想去，反正兩年也蹲下來啦。」

「每月二十塊錢，是準靠得住的。」

「梅芳回去，我叫她從家裏想點辦法來，大概不成問題。我想等些天再說吧。……唉，你不要喝一點酒？」

「不喝，不喝！」

牆外廣場新修了幾幢簡易的板樓，因此有陽光的影子就不像以前那樣長久長久的移動在古先生房間的地板上了。

『你這屋子受這板樓一點影響呵？』

『有一隻鳳凰。』他忙着嚥下嘴裏的飯去說：『你等着吧，一會兒準出來。』

窗前孩子紛擾的奔跑，倒垃圾的女人，像一只老鼠似的竄出來，寒風掀起他短衣的襟角，露出白晰的一條肚皮。天空是晴朗的，風勢呼呼的刮着簷頭；牆外板樓是新從浦東搬來一家竹木店，此刻院心中的傢具雜物狼籍。顯出主人尙未安定的樣子。

古先生的中飯迅速的結束了，他收揀碗箸，擦一擦嘴巴，仔細的整一整頭髮。

『看見麼有？』湊近我的身邊說：『大概是外縣來的女學生，早晨很早起來，就坐在那一塊走台上看書。』

『太太剛走，你就釣野食？』

他興奮的笑着，好像有些話說不出來，臉上綴起了羞澀的紅光。

有些天嗅不到古先生燒飯的氣味了，他總關着門，因此我不常到他房間裏去；一天我從外邊回來，門上挾着他寫給我的一頁短信；他想向我借幾塊錢，並且希望我從門底下丟給他；我不懂

他的意思，終於在他的門上輕輕的敲了幾記。

他的臉色很灰蒼，眼泡微腫；房間好像更落凜了。門上吊着三只紅空衣服架，牀上鋪蓋非常單薄，牀單也不像從前那樣的雪白耀眼了，我猜這就是古先生不願意叫我知道的現象。

『早晨點心吃過靡有？』

『吃過！』

『怎麼吃的？』

『買的大餅。』

他的聲音是從喉嚨裏邊硬逼出來的，淚水在眼眶上滾轉，惟恐它掉下來。他仰着臉望着天花板，傻氣的張着嘴巴。

『我先給你三塊錢好不好？』

『好哇！』他擦去眼淚。『我想最多再有一個禮拜，家裏錢就能寄來。』

『不要緊，慢慢總有辦法，你出去吃飯吧！』

直到舊歷年底，古先生家裏還沒有音信，我的力量有限，他個性又那樣的剛愎，所以把襯衫都送到當店裏去，當了。

『要不，叫老古和咱們一道吃吧？』我和育嵐商量。

『這傢伙和咱們合不來，你看他餓着肚皮，還調戲人家竹木店的小姑娘。』

『管怎樣呢，大家都是東北人；咱們又磨多少錢，大過年，叫他在那屋挨餓，與心也下不去。』

從此我們共同的生活開始了。

早晨，育嵐預備小菜，我就忙着燒飯，從七點鐘起，一直忙到十點鐘；把菜飯擺到桌子上，必須我們每人叫他一次，他才過來吃飯。彷彿陌生的客人，謙虛的坐在桌子一個小面上，無論盛飯或挾菜，他那雙稚氣無光澤的眼睛，總是那樣神經質的看着我們的神色，好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似的，容易紅臉，怕旁人同他講話。然而我們又一分鐘也不能夠沉默。

『今天薛華利路又發現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馬路邊上貼着一張紅紙條寫着：「看！反×份子的結果。」……』有一次纔端起飯碗來，育嵐就講起了這一段新聞。

我看見古先生打一個寒戰，臉像晨起的天空一樣的冷漠，半天：

『這種人該死！上海好容易太平下來，還反什麼……』說着，他很狼的扒了一口飯。

『丟人頭的意思，未必只在給被殺者個人的處分。』我分辯說：『最主要的，當然是恐嚇住在租界上的中國人。』

『恐嚇咱們幹啥？老百姓只要太平！』

『啊？這句話到不像你這位法學學士應該說的！……』

『吃菜呀！』青嵐插斷了我的話。

古先生少吃了一碗飯，他雖然帶了一點怒意，但是筷子和碗仍然規規矩矩的放在他的位置上。

『唉，你怎麼的啦？』

『飽啦飽啦！』

他苦笑着向前樓去了。

陷在暗殺，送人手，丟人頭，各種奇異恐怖氛圍中的上海，雖然到了春天的季節，仍然覺不到輕鬆的氣息。

青嵐每天燒三餐飯，還要教五六個鐘點的孩子，她非常忙碌。因此也常發怨言：

『咱們這樣像娘姨一樣的侍候老古，我看對這樣一位世家公子，使他應吃的苦都應有嚐到，與他將來做人沒有什麼好處。』

我同意她的說法。但是鄉土的感情，却重重壓制了我。

天氣漸漸溫暖了，穿冬天的袍子在古先生的房間裏。用不上一個鐘點就是一身透汗。

『暖的真快，眼看袍子穿不住啦。』

『唉。』

古先生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子，這些天他的臉上越發陰沉沒有表情了。

『家裏最近有信吧？』

『有信！』稍停，他又說：『最近總可以有點辦法。』

我知道他又誤會了我的意思；其實他的話，也正和對飢人談餅一樣，只好聽聽與事實沒有補益。

『是的，要長久這樣下去，我看你準會生病；身體和木頭一樣，越不用越腐朽。』

『可不是嗎，一個多月不出門，連街上什麼樣子都記不清楚啦……衣服也沒有辦法；我想要能弄幾塊錢，把夾衣服贖出來，出去找找同學和舊先生找點事做；家裏就是說給寄錢來，現在滿洲外匯統治很嚴，還不曉得等到什麼時候！』他彷彿講一只傷心的故事，眼圈微微一紅，鼻翅也呼呼的扇了兩扇。

『你的夾衣服當多小錢？』

『有一套黑色西裝當五塊錢，還有兩件襯衫當一元七角，連利息恐怕要七塊多錢。』

『今天晚上，我到學校去看看，要能夠預支十元錢，你把衣服取出來；一定得找點事做；長久呆着不是辦法。』

「其實早就着手找事，不過有個三四十元的職業，你就做，將來給人家看不起；況且你已經有個事情做着，再求人家找好的事情也不好說話。」

「不過，你還不能把希望放得太高。」

他驕有心思瞭解我的話了，推開窗子，興奮的往對面板樓上望着。

「那個小姑娘很多情。」他輕浮的告訴我。

我也許受了青鼠一點影響，感情上立刻蒙起了一層障翳。

溫煦的春風從窗口流進來，弄堂中的騷擾，和垃圾桶的霉腥氣味，使人感到一種難堪的鬱悶。

第二天下午，古先生從街上回來，他樓上樓下的跑了一陣，皮鞋敲打地的聲音。清脆，響亮。起初我想燒着一支香烟混過這聲音去，但是不能，就像千軍萬馬似的擾亂，使我剛剛集中的思想，又趨於混亂了。最後我終於收揀了工作，跑到前樓去。他新剪的頭髮，畢挺挺的西裝，正像某銀行的小老板一樣，俯在窗戶台上，在翻弄幾本出版許多年月的聯華畫報；牀上也換了一個新的牀單，洗臉盆子裏邊泡着幾件泥黑色的白衣服。

「你想掃除哇？」

「啊？不，把它洗洗。」他轉過臉來，把畫報丟在牀上。

『怎麼樣？你的同學們找過沒有？』

『這些傢伙！』他非常氣惱的說：『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我那兒看得起這些窮小子，現在好像什麼大人物似的，在會客室等了二十多分鐘，還磨過來，我一賭氣跑回來……』

『唉，你太神經質，假若他有上司纏着呢？反正你沒有忙事，多等一會兒怕什麼？』

『我窮，——其實也不過是暫時的困難，就是真的要飯吃，也要挑個門口。』最後他感慨的說：『看起來還是自己的家，旁人誰也靠不住。』

房間裏一陣沉寂，我的胸膛像被什麼壓迫着似的，充塞了一種窒息，不舒服的感覺。窗外的雲天，相同一盪死海，對面板樓的窗子裏，幌動着一個白光光的女人的面影。

『也許是我攪擾了他們！』我這樣想。但是我沒有一點同情他們的意思。

四月二號，是我和育嵐共同生活開始的紀念日，本來平年我們不記着它；今年因為剛剛拿到薪水，想找一個機會抹抹油嘴，因此這個日子就被我們強調了；在門前飯店裏定了兩元五角錢的和菜，我們自己用家鄉的土法，燒了一只豆赤肉，炊了一小鍋牛肉丸子。盤碗頗爲豐盛，爲了提高興趣，我拷了一斤紹興酒。

『古兄你今天喝我們一杯喜酒。』我滿滿的給古先生斟了一茶杯酒。

『我我不能喝！』

他仍然按老習慣，坐在桌子一個小面上，但是半碗老酒喝下去以後，也漸漸的活躍了。

『來，祝你們一杯吧！』他顫態的舉着酒碗。

『好，喝光。』

互相一撞碗邊，把半碗老酒倒在嘴裏。

酒是容易使人的感情接近的，古先生的臉連着頸項完全變成赤紅，纔飾着一抹不多有的，但是也不太動人的微笑。

『希望今年你們抱一個寶貝。』

『到那時候，我們再請你啣一場。』

傾刻間，斗大的房間，充滿了酒腥和油脂的氣味。

『在我們的生活裏邊，這樣的機會也真太少啦！』青嵐感慨的說。

『噫！』古先生把已經挾起來的一塊豆赤肉，又復放在碗邊上，用嘴啞一啞筷子，很動心腑的說：『最近我往家裏寫一封信，叫我父親把城裏那點方向折蕩折蕩（註），弄個萬兒八千的，把家搬到上海來。』

註：（方向折蕩），就是出賣地產。是遼甯土語。

『對啦，要老太爺來了，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機會也許能多一點。』

『等家來，咱們頂一幢房子，給你們住一個亭子間；有錢，咱們也好做一點事情。三千塊錢能辦一個很好的中小學校。』

『噫，可真，要辦學堂現在正是時候，不過要等你們老太爺來，那起碼還得三年。』

古先生對於女人他總喜歡保持一個威嚴的自尊，青嵐的語句中又常常帶着諷刺，因此格外使他氣惱。

『要幹現在就注意房子，就是我父親不來，兩三千塊也決無問題。』

『咱們沒有辦學校的人。』我緩和着說。

『人到不缺。你做校長，讓你太太做小學主任，我看堆……我父親來了……』

『喝酒吧，離分配職務時候還遠呢！』我爲他添滿了酒盃。

『要想在上海立住腳，非有幾個人拼在一起弄點事業不可。』他深謀遠慮的叨念。

午餐在意見分歧，和計劃撞撞中結束了，飯後青嵐趕着到收容所去上課；古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嗽一嗽口。修整了頭腳，掖着那幾本聯華畫報，煞有介事的出去了。蕩馬路這是他最近的新功課，雖然旁的鄰居對於他這段生活，會有許多不敬的評論，但是我認爲能夠常常出去走走，也是他進步的行動；惟恐給他打擊，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走過那些地方。

下午有幾個包打聽和西洋巡捕，搜查打花會的賭客，他們僅僅向我房間裏看看就走了。後來聽說二房東和賣黍飯的老板娘，每家被處了拾元罰金。一場小的風波過去，除了被抄號頭的兩家，嘴裏還念念有詞的罵以外，旁人都像丟出去一筐垃圾一般，不記在心上了。

晚飯的時候，古先生麼回來。九點多鐘，我看見前樓有燈光，過去看他，他已經準備就寢了。

『今天怎麼麼回來吃晚飯？』

『哦！』他抽解開領帶，羞赧的向我笑着。

『怎麼一回事？』我疑惑的迫問他。

『三點多鐘那時候，我回來剛進弄堂口，就看見好幾個包打聽和外國巡捕往咱們這屋裏進。

』他愛憐的笑着，往我近前湊一湊：『我想你常常在外邊跑，一定是闖了什麼禍？……』

『唉，你太胆子小嘍！』

『不是，我覺得把咱們倆個要一道弄去，你還比較好，我就弟兄一個，老人也得想個好歹的；我心思躲一躲吧，要是真的呢？將來無論如何，我想法子，把你太太送回老家去。』

我氣惱，又覺得好笑，仔細看一看他那消瘦，沒有血色的臉像，尷尬的表情；和牆上那張學士照像對比起來；彷彿在生物學的教室裏，用死人骨頭學畫模擬人形一樣，使我心裏添了一種不

信任的感覺。

一天青嵐特別跑回來，他們收容所想請一個教初中程度國文，英文的教員，她希望推著我們的同鄉古先生。

「每天教三個鐘點，一個月有二十塊錢車馬費，另外還有四塊錢的茶貼。」

「很好，應該幹！」我從旁慫恿。

「如果你要肯去，我馬上就回去通知人家。」青嵐急性的等着他的回答。

我們的話，像一盆冷水似的，把他臉上的笑容洗去了，他低浸着頭，在房間裏踱着。他那急促的呼吸，和痛苦萬狀的表情，好像我們逼着他去殺人。或幹什麼良心受譴責的工作似的，半天，他響了一個鼻音，兩隻眼睛凶暴的望着我們：

「你們就看我是難民所的材料？」

「去教書，不是叫你去做難民。」我厲聲的對他解釋。

「我要蹲難民所。也用不着你們替我介紹。」

「你不幹拉倒；我總是好意。」青嵐轉身去了。

「有事情你就應該先做着，慢慢咱們再想法子，你這樣出出入入的像個做什麼的？」我企圖

說服他。

『有事我當然做，現在還糜事；每天我雖然吃你們三餐飯，我早想過，你們也不容易，本來街上吃包飯每月十二塊錢，將來我家裏寄錢來，我給你們十五塊錢一個月。』

『真虧你想得出，我，我是燒包飯的嗎？』嘴脣氣得發抖，彷彿有人捏着我的喉管，呼吸覺得困難。

青嵐跑過來拖我回去。

『你用不着生氣，這樣也好，他事情也不想做，要不那天是個頭。從明天起，我在收容所吃，你還是在街上吃點隨便的東西吧，晚上我回來燒。』她絮絮的解勸我。

當天下午古先生就當了他冬天穿的袍子；我也再不到他的房間去了，有時候在弄堂或樓梯上遇見，也就和旁的鄰居一樣，隨隨便便的點一點頭就過去了。有一個期間，我知道他天天寫信，斷續的出賣他房間裏邊的傢具；一個早晨，人纔起來不久，賣菜飯的老板娘，剛把車子推出去，二房東女人和古先生吵起來了。

『四個多號頭，你還要怎麼樣？』

『管幾個號頭，我有錢就給你。』

『你那一年能够有錢？』

『你放屁，什麼叫那一年能够有錢，你也看不起我？』

『你罵人嗎？』

『罵你，你再說我還要打你呢？』

『好，你等着，你等着！』

一雙半大脚，打我門前跑下去了。每一個細微的聲音，都牽動着我的感情，說不出是憤恨。還是憐憫。

漸漸的他把西裝，皮鞋，都當掉了，只剩一條短褲，和一件淺灰色的府綢襯衫；整天朽在房間裏，因此我也不常看見他的影子了。

有一天我們正在吃晚飯，又聽見古先生和麵館的小伙計吵起來。

『你懂不懂規矩？麵還靡吃你就要錢。』

『老板這樣告訴的。』

『你回去，叫你們老板來。』

『回去，麵也得端回去。』

『端回去，誰要吃你們的麵，混蛋東西。』

孩子端着碗麵走了。

「這傢伙一定餓得很難過，要不，咱們再從門底下手給他兩塊錢？」我和青風商量。

「他要不接受呢？」

「我想他不会。」

我把錢丟給他，正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他沒有什麼反響。

隔了兩天他太太來了，麗帶什麼行李，從她臉上看出比以前消瘦了一點。

古先生禁止她和我們來往，後來我聽青風說：古太太剛剛生過孩子，已經死掉了；古先生的家裏的經濟狀況很窘，他父親兩年癱在牀上。他寫信說病的要死，還是古太太娘家湊了兩三百元錢叫她來的。據說給古先生已經找妥了事情，叫他到北平去。

「這傢伙，只有這一條路。」

清晨我還在牀上睡着，青風拿給我一頁短信：

對不起你，我決在今天早晨的火車北上了；我的職業也許你滿意，但是沒有辦法，一個人不能吃下眼飯；我欠你的錢，將來有機會還你……我們在太平的中國，總會見到……

「這沒有良心的鬼，騙了我四十多塊洋鈔；我要早知道他這樣廢良心，他娘子一來我就不能讓他……」二房東女人，站在前樓門口罵。

一九四〇，十一月，二十四。

送別 L 夫婦

陸 霖

柳開始吐芽了，處處見到新的綠點綴着人間。我們也開始活動了，進行一種保衛文化的工作，要有條理地集體地給我們這一時代的里程碑建樹起來，那就是人們所急盼到完成的整部全書的出世。

雖則柳已經吐芽了，但是天氣並不算熱，有時倒頗涼爽，因為是五月間的時候。L太太，我們通常叫她C小姐的，在認真地工作，先是在把要保存的手寫本抄出來，以便付印。她大清早就離開了家，把不滿周歲的孩子託給鄰居，從早到晚做着工作，讓那多汗的乳房，逕自濕滿了衣襟，而孩子却餓着肚皮在空等。

她呢，就這樣一個一個字地給工作折磨着，沒有了自己，完全是為別人，為文化努力，如果真要算是為自己呢那就是得到每月不過極菲薄的車費二十元，這時候我纔開始認識了她。

一天，大清早上，有人敲門，開進來的是位陌生人。他自己介紹：是C小姐的丈夫，她生病了，他來代替她工作。之後，因着工作的需要，C小姐復工了，仍然請他也來參加。那時每天是有七八位熱心文化者在一同工作着，而他們倆却是變成經常不肯休息的兩條巨大的支柱，一直到工作的完成。

如果說：世間一切多是建立在經濟上的，

那麼我們的友情也許是例外。除了工作忙碌，大家埋頭管自苦幹之外，稍爲閒空，比如飯後休息的片刻工夫，我們就方便來談天了。這時候L夫婦已經比較熟識，不像初時的拘束，談話也就更加活潑。我們都有一顆活躍的心，彼此原不是打不通的，漸漸對工作也不覺十分枯燥了，因爲除了抄寫編校之外，還有在忙裏偷閒的談天說地，這三個多月的每天見面，大家變成好像三四年以上認識的老朋友一樣了，尤其L先生的活潑天真博取到小孩子的欽佩，時常在他工作的時候也會跑到跟前問東問西。

教書和賣文，都是最不值錢的生意。教書呢，一個月領到三幾十元的薪水，除了車資不夠吃飯；賣文呢，每千字二元是普通價格，許多還是熟朋友來拉的稿，一個大也收不到。可

是一切日用品的指數超級地在暴漲，而收入却不能依照比例的增加。兼之就是生活足夠維持了，在這悶人的環境裏眼看著文字和說話都會有不便的時候，有血氣的人們怎會暢快呢？這不是三兩個人的問題，不過一直沒有人出來解決，自己也沒法子去替大家解決，萬不得已，只好各人管自己去商量了。

年青，體格堅強，具有熱愛社會國族，不怕死，不畏艱難的身心，原是呼吸大後方空氣最適宜的條件，還有什麼值得留戀？難道是畸形的生活；賭博的猖獗，飢餓的線條，浮靡的頹風，橫行的劫掠，草芥的送死，值得在這裏學習或取材。而另一方面，他們的振奮刻苦，嚴肅緊張，大家抱同一志向，做統一工作，走禦侮途徑，到堅持成功之路的就是挑瓜賣菜，

鋤土拖犁，露宿風餐，飢寒百里的在生活着的，不還是可以盡情地做『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的『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嗎？那麼，亡夫婦的這一別去，真是如魚得水，得其所哉了。

也還是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他們，間關萬里，從東北好容易逃脫監視者的耳目來到南方的，那裏曉得一到就遇着「八一三」，在這大的浪潮漩渦裏滾滾來滾滾，他們終於維持到了現在，工作到了現在。許多經過，不是一般文化人所都有的，他們都經歷過了，住着最湫隘的所在，整天的喝着稀粥，生活着；爲了房租比較低廉，不得不住在鬧市之外；更爲了經濟，每天不得不奔跑長途去做工，也生活着；

始細沒有消蝕了去的，却是這類不屈不撓的堅強的心。也許，看不過這裏的環境，像看不過他們老家的一樣吧，終於怕委屈了這類倔強的心，又頭也不回地走掉了，遺留在這裏的成績，人們是會記起來的，雖然僅祇是文化上的貢獻。在他自己，原也許不在意的吧！

帶着不滿四歲的孩子走上征途，那孩子正像他們一樣結實，不容易欺侮，這樣的人，是我們需要的，合於生存的一類。而我呢，雖然有一個快十二歲了的孩子，還是不敢隨便離開一步。我顧慮，他也許受不下苦，因爲他的體質沒有隨着意志一起堅強，我羨慕地送他們遠離，好像聽到別人能够走也會把自己的精神帶去解放一樣舒暢，同時也彷彿被拋棄了什麼似地。但是我也想到『麵包』裏面的瑪麗亞·卡

拉黃娃，她懦弱，祇會哭，不敢離開一步住了十五年的故居，因為自己覺得一站起來做事就頭暈；而在她排班領糧食的時候，的確也曾暈倒過去。後來回到故鄉了，做教育工作，做煽動部和宣傳部的工作，終於會對她的朋友斯梯潘反復堅持地說服他，改變他的懦弱，指導他從消極去反抗敵人，以致使得斯梯潘感動了：

「唉，瑪麗亞……以前你好像和綿羊一樣地沈默，但是現在你多麼地會說話……」看到了她的一切，不正在興奮着每一個懦弱的人們嗎？而我又何能例外。所不同的是：我的孩子比我更懦弱，因此回到現在我還是譏諷他們的離去，在送別的淒其之感以後，我就沈默地想：還需要更加堅強我，尤其更需要注意孩子。爲了他，引起我多少次工作的回顧不前。別了，L先生們，希望我們很快地能夠再見。

本刊第一輯決

——特大號售價國幣壹元

小說五篇：大地的脈息（何爲）戀大（田青）離（方曉白）知己（何辱謙）
 詩歌二首：哈德齊·莫拉特（什之譯：L.N.托爾斯泰）
 散文二篇：土地（辛勞）米在排字房裏跳（荒牧）
 報告速篇：門勁（吳岩）粉授（越薪）
 短文十二：紀念托爾斯泰（封斗）重振維文的關鍵（辨微）期望（荒田）
 一情感（聞歌）給上海學校劇團的一個建議（姚克）方言演劇（葉尼）
 論詩小札（錫金）詩談（列車）
 論民族形式與階級形式（蔣天佐）新興木刻的創作談（陳燭橋）

罪與罰

淑雲彙科作
金人譯

登場人物：

郭爾布希肯，消費公社管理員。

郭爾布希肯之妻。

妻弟。

巴拿諾夫，販子。

鄰居。

不知姓名的人。

紅軍。

車夫。

(此劇可用四個演員來扮演)

郭爾布希肯的房子。桌子。牆上有畫。絨子罩的掛燈。郭爾布希肯和妻坐在自沸壺的一旁。

郭爾布希肯翻看着報紙。

—

郭爾布希肯 (讀着) 喔呵……這是怎麼……

嘿你，嘿你……你瞧，怎麼……

妻 哪，倒是怎麼的？

郭 (讀着) 嘿你，嘿你……喔呵，喔呵，喔呵……

呵……唔嚇你，唔嚇你，唔嚇你……

妻 你痛快說——倒是怎麼回事？

郭 (讀着) 唔嚇你，唔嚇你……噫……是，

……就是這麼回事……唔呀……

妻 哪，你這種囔囔簡直把我弄糊塗啦……

嗽？

郭 就是這麼回事，哪——對於竊公民財產的處以極刑。

妻 這個礙你什麼事？你叫喚個什麼勁兒？

郭 難道我說過，就得礙我什麼事嗎？多麼混的娘兒們。我不過說：對於竊盜——處以極刑。

妻 可是你偷過些什麼？你想想！一年也不過拿過一次也不知什麼破爛玩意兒來，這以後連報紙都不能看啦——他又夢想什麼極刑啦。

郭 我不過說說。可是我說，頒佈革命法令啦。

妻 法令——別的管理員們搬啊，搬啊，搬啊——連放都沒處放啦。

郭 難道我沒搬——照你的意思，我是先開玫瑰味兒來着？多麼混的娘兒們。這是什麼？這是怎麼的？你是怎麼回事？（看報紙）唔嚇，唔嚇，唔嚇……

妻 拿回家一點兒半點兒——這算不了什麼毛病。別人弄到背地裏去賣，人家讀報也沒

叫喚……

郭 可是糶呢？糶不是我弄到背地裏去賣過嗎？（又看報）唔嚇，唔嚇，唔嚇。……

（前室鈴響。談話。）

妻 有人到我們這裏來了。

郭 這是誰這麼大清早上就滾來啦？許是你的弟兄吧，壞小子？（藏起牛油）

妻 兄弟還得晚點兒來。

郭 啊嚇，是囉，這是巴拿諾夫。他給我送錢

來了……糖錢……唔嚇，唔嚇，唔嚇。

妻
（叉子落到地下聲）不是，不是他。叉子掉在地上了。大概是個女人來了——由於這個先兆，我是深深的相信。

（紅軍上。郭爾布希肯之妻打哈欠。
郭爾布希肯倒上茶，忘記了關閉自沸壺的龍頭。張慌失措）

二

紅軍 請原諒，市民。不要害怕……我是檢察員派來的……市民郭爾布希肯……哪一位是？（郭爾布希肯用手指妻。妻指夫。狼狽。）

妻 就是他……他是——郭爾布希肯。

紅軍 那麼勞您駕，跟我去一趟吧。檢察員命

令要趕快。這是傳票。

妻 檢察員？

郭 唔嚇，唔嚇，唔嚇。（用哆嗦着的手接過傳票，念）不列……不列……克魯……我看見——字母亂跳……不列……不列……克魯。爲……爲……爲……案……爲案……

妻 爲案子？

郭 我已經向你說過……我向你說過。可是你不信……（看報紙）唔嚇，唔嚇……（在屋子裏亂轉）

紅軍 命令在十點鐘時到案。

郭 （急忙的穿衣服。把手伸錯了袖子）唔嚇，唔嚇……

妻 帶着那些沒吃完的東西。拿着那個小麵包

袋兒。

郭 (扣着大鑿——把上面的鈕子扣進下面的孔) 我安……安……安當了……帶我去吧，同志。

(走向出口)。

三

妻 (獨自) 這是什麼事，天老爺……(在屋子裏亂轉，從畫後掏出一個紙捲兒來，又藏進去) 現在叫我把這個往哪兒藏啊？(電話鈴)。這又是哪兒叫呢？……啊嚇，是囉……喂……我……喂……這是，兄弟，是您說電話嗎？格里沙被，這件事，明白嗎……不是，更糟……哪，是，是……趕快越好。我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

請您趕快來吧。(又從畫後拿出那紙捲

兒) 我可是往哪兒藏這個呀？(跑出去)

(販子巴拿諾夫手裏拿着錢走進來)

四

巴拿諾夫 哈哈，狗，過得多麼闊氣。母狗還哭。給他錢——掏出來放下。自己，大概是偷出櫃來的，却要我付櫃錢。不要臉。(咳嗽) 還要強迫我等半點鐘。(坐在椅子上) 撒的這裏也是東西，那裏也是東西！好體面的媽媽！大概他是不住嘴的吞……可是我拿錢。(走近桌子吃着，小心向四周望) 他們還寫信給這壞小子。(讀着拋在一旁的傳票) 「萬急。市民郭爾布希甫……請閣下到案爲石楚青一案作證

人之供述。檢察員開民」。請你們說，他們還傳這樣子的騙子手當證人……那麼我算白上他這裏來了……讓他自己去吧。

(走向出口。又返回)那些個東西！(又吃，又走到出口，又回來，把油向麵包上抹。塞進嘴去)

(郭爾布希肯之妻手裏拿着紙捲兒走入)

五

妻 (害怕) 啊嚇！……這是誰？……這個人是誰？

巴拿諾夫 (嚼着抹油麵包片) 嗯哼……嗯哼

妻 這是誰？我要喊啦。

巴 (嚼着) 哼……對——不——住……就是這麼回事……馬上我告訴……小塊兒卡住嗓子了……

妻 您要幹什麼？

巴 對不住。小塊兒卡着嗓子——神經拘攣起來了(抽起筋兒來了)……我是找格利果

里·伊萬內支——巴拿諾夫……可是格利果里·伊萬內支……

妻 啊嚇，您知道……是，是……格利果里被捕啦。

巴 被——捕——了……怎麼被捕的……哪……我要走了……我以爲簡直相反。我以爲爲案子……作證人……噢嚇你這個鬼

妻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我的思想混亂了

巴 是，他們那裏可有過這種事……起初，您知道，是證人，可是以後，就不是證人了……這種事常有……哪，我走啦，走啦。噢嚇你媽的鬼……（迅速的走出）。

六

妻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紙捲兒藏在電燈上）藏在這兒，行吧……

（鄰居上）

鄰居 嗯哼，嗯哼……

妻 那是誰呀？這是誰呀？

鄰居 您管什麼怕，安娜·姓西莉耶美娜。連自己的鄰居也不認識了嗎？

妻 啊嚇，這是您哪……對不住。

鄰居 我對不住，您往頂棚上爬個什麼勁兒？

妻 是，我是這麼……看看——那裏有什麼？

鄰居 是了，是爲這種事爬啊……我瞧見——把您男人帶了去啦。我想，來——安慰安慰太太。還沒有搜查過麼？

妻 （驚愕）搜查？沒有，還沒有。

鄰居 哪，恐怕要來。

妻 我的爹喲，真要來嗎？

鄰居 可不是嗎。您記得石登肯嗎？哪，那個人盜賣東西過。搜查，他們說，財產全部沒收。

妻 全部沒收啊？

鄰居 您別這麼不安。我是專誠來安慰您的。太太您，這麼說吧，正當鮮花一般的年紀……您還可以戀愛。他們還可以，或者，娶

您。有什麼關係呢……

(妻弟上)

七

妻弟 (慌忙) 哪，怎樣？哪？爲什麼案子？

(向鄰居) 可是這個人還有什麼事？

妻 這是我們的鄰居。

鄰居 想稍稍安慰太太一下。我看見——把(她的)愛人帶走了。哪，我想，太太現在一定非常驚慌……我想來安慰一下。

弟 (向姐) 究竟是什麼事，我說？

妻 我自己，弟弟，也不知道。

弟 拋開您自己那老媽媽調兒吧。「不知道

——」哪，想想看，他幹過什麼事情。

妻 簡直，弟弟，自己的魂兒都掉了。有過。

自然，有過。糖和香胰子……大概是，自然……還有什麼……

弟 這可不好。這可就不好了。那麼馬上就得趕快想個辦法出來。

鄰居 這個，我很明白，沒收全部財產的事可以立刻就發生。

弟 怎麼？沒收？哪，是的，我也是這麼說。

那麼就應當火速的辦。立刻把所有的財產都賣了吧。(向外拉鄰人和姐妹站在上面的地毯。捲了起來)。

妻 弟弟，真得把所有的財產都賣掉嗎？

鄰居 那個，我很明白，您應當把所有的東西賣個一乾二淨。精製的砂糖，比如說，我來拿去。

弟 糖是不能拍賣的。我要把糖拿去。(走近

電話）喂。七一六——三二。

鄰 那麼毛織品可以挑挑嗎？

弟 （向姐）妮莎，趕快給他看大鱈和西服。

西服給他一定合適。只要給我快點兒。快

快的！（郭爾布希肯娜拿出西服）。

鄰 （拿到明亮處看）這身西服，自然，沒有

意思。想要點兒什麼比較永久點兒的東西

……這件已經穿得這麼厲害的破爛貨，你

們要多少錢。

弟 （說電話）喂。非約多爾·帕雷支嗎？是

，就是我……什麼？就是這樣。所有的全

賣。緊急大拍賣。哪，是，各種陳設。是

的，有衣櫃。還有畫兒，還有畫兒。什

麼？誰的手跡？什麼手跡？手跡？手跡，

大概，沒有。（看畫）沒有，沒有手跡的

畫兒。哪，普通的框子，手跡，您知道

吧，是沒有。什麼？可是，那個。（向姐

）他說：那是什麼樣的手跡。

妻 （怒）什麼手跡？我沒有手跡？

弟 喂。寡婦沒有手跡。什麼？啊嚇，這個。

啊，啊。（向姐）他說：是誰的手跡？哪

，哪個畫家的呢？

妻 是什麼手跡？沒有手跡呀！

弟 不是，這是從前的布爾喬亞階級的普通說

法：誰的手跡。總而言之，就是誰畫的？

笑話，天知道。

妻 狗才知道是誰畫的哩。

弟 姓名。他問姓名。趕快回答呀。

啊喂，我想不起這個了……這個，他的姓

是「噢伊」起頭。或者，等等兒，是「吳

賀」起頭……

鄰 阿霍夫？柴霍夫？

弟 （說電話）姓是「吳」起頭。

妻 或者，等等兒，——是「阿伊」起頭。

弟 是「阿伊」起頭。阿伊瓦佐夫斯基？是

的，這個，就是阿伊瓦佐夫斯基。總而言

之，在一張畫上是一個奇異的，乾枯的樺

樹林子，四十米突長的乾樺樹，可是另

外一張，對不住，光是水。樹林子那張的

價錢不能少過三百元，那張水的價錢——

我們再商量吧。那麼，我們等着您，菲約

多爾·帕雷支。

鄰 哪，我拿這件貨物，安娜·娃西莉耶芙娜

。關於男人的事，您就不要不安了。對於

這種事，我永遠是這麼看法。這種事永遠

嚇不着我。我想，只要，不是極刑，實在

的，我可難以承受，可是其餘的，他無論

怎樣都行。

弟 那貨物的錢，這流氓給過嗎？他儘在給您

閒磕什麼呀。

鄰 給啦，給啦。不要多心。（走出去）

弟 把那錢交到這兒來。老在您手裏攢着個什

麼勁兒。

妻 沒關係……我暫時保存吧。

八

弟 那麼就得要趕快趕快的收拾。要用——

速度。馬上要把傢俱弄出。這個——拿衣

櫃。這個——拿西服。我也拿點不拘什麼

東西。我總是盡力來幫助你，我幫助你，

凡我能作到的。

妻 這已經很感謝您了，弟弟。不過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哪，這些財產就眼看着分散出去。

弟 可是您，姐姐，不能懂得許多的。人被這種緊急的事情牽掛着。無數的損失，背不住都歸國庫的。因此，我們和你們是應當連騰出一分鐘去打哈欠的功夫都不行的。那是要像突擊一樣的收拾。等到那些人來了——您這裏什麼也沒有了。女人窮得不得了，坐在吊舖上……您可以穿上那種衣服。可是您的衣服是怎麼回事？把自己裹得和駱駝一樣。哪，快穿上一件骯髒的破衣服。其餘的全都賣掉……您想把紙捲兒往哪兒塞呀，把它拿到這兒來。

（妻下。不知姓名的傢俱商，搓着手進來）。

九

弟 非約多爾·帕雷支！真高興，就是這樣。請您瞧瞧傢俱。就是要請快一點兒。

不知姓名的人 好吧。這件可以買……這是，畫片。（把拳頭中空攢起，由孔中瞭望）可以……這堆柴火棍子您想要多少錢？

弟 那裏還有漂亮的女人臥室。

不知姓名的人（開開門，瞧）行。這也行。這一堆廢物一共要多少錢？拿三塊錢吧。

十

妻（穿着襤褸衣服入）噢嚇——噢嚇，三塊。

他要買便宜，那可拿不回家去。三塊！

不知姓名的人 哪，那麼給四塊，話是說完了

。（把椅子放在桌上。摘畫）

弟 答應吧，姐姐，答應吧。我們每一分鐘的

時間都很寶貴。寫給他字據。

妻 我的爹呀！這是得到什麼？怎麼弄成這樣

？（寫字據，收錢）

不知姓名的人 那麼我馬上就派馬來。（出）

弟 請您趕快派馬來呀。……

十一

弟 那麼，要緊的——快快的。您是知道我的

脾氣的——我是不會慌張的。可是作事情

——我很明白。那麼就要用突擊的速度來

處理。

妻 是的，我明白，自然。我也和您的情形一

樣。不過我就是有點兒痛惜財產。這是什

麼事，現在在我自己的房子裏連坐的地方

都要沒有了？

弟 啊嚇，是啦。還有房子呢？那所房子您是

花一萬元買的。這麼就得馬上把房子處分

了。（打電話）喂，〇〇〇一五。喂，

我，我。房子一所——兩間。建築人自

有。（向姐）別用手抓我。（說電話）不，

傢俱，可惜，已經賣了。衣服也賣掉了。

不，這一切都賣掉了。寡婦把一切都賣掉

啦。那麼您來談談房子的事吧。

（鄰居穿着新買的肥大西服上）

十二

鄰居 我怕，這衣服穿上有點兒肥。是嗎？

弟 穿着很合適。

妻 在他身上穿着很好看。

鄰 不，我覺着，肥點兒。

弟 哪兒來的肥？（用手從後面捏住衣服）它在您身上簡直都要顯着瘦小了。

鄰 （幾乎哭出）寬恕我，哪兒會瘦呀。

弟 實在，瘦小。連胸部喘氣都不能了。

妻 穿在他身上很漂亮。

鄰 不，您知道，不是那麼回事。肩膀繃得慌。不，我以為瘦了。我覺着，是瘦小。

弟 哪，您知道，您真會瞎說。您剛才說過

——肥啦。

鄰 難道我真說過——肥了嗎？沒有，我說——瘦啦。就是說過——瘦啦。呼吸困

難。

弟 哪，您簡直連自己都不明白。（鬆開上衣）哪兒來的瘦，把擰着的料子的剩頭兒放出來不就得了。馬上就變肥了。

鄰 或者是肥。狗知道它。天哪，是肥啲。

弟 簡直的，一點兒肥的地方也看不出來。噫，多麼合（您的）身材。簡直您不知道，您自己要什麼的東西。

妻 他們就是自己不明白，他們想要什麼東西。

鄰 （幾乎哭出）那麼我再拿個燈傘吧。就算

是贈品。那樣兒的玻璃燈傘我倒有點兒喜歡它。

弟 燈傘拿去。就是要快，快。趕快請出去。

〔鄰居爬上桌子，解下燈傘〕。

妻 這是當着我的眼前幹些什麼事呀？你往哪裏去，撒丹（魔鬼），往桌子上爬什麼？

鄰 對不住。（拿着燈傘走出，臨走時抓起兩把椅子帶出）

弟 把椅子放回原處。傢俱全都賣了。

鄰 對不住。

弟 書架子也賣了。別用手亂抓東西。所有的都賣掉了。光剩房子了。

鄰 如果能分期付款的話，房子我就收下。您的小房子一向我就很愛它。

妻 弟弟喲，親爹喲！這是什麼事？可是我那麼，譬如，要到哪兒去住呢？

弟 啊嚇，鬼！這是對的。叫寡婦將來在什麼地方住呢？

鄰 實在不成可以讓給她個牆角兒。

弟 寫字據。或者讓我來寫。您先簽字就行啦。別用手抓我呀。

（鄰居拿着燈傘和字據走出）。

十三

弟 哪，現在，大概都完了。這些傢俱馬上弄了走，您就可以喘喘氣了。

妻 這是，哪，簡直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可是如果把我傳喚了去呢？我說些什麼？

弟 如果傳了您去，您就對他們說——什麼也沒有，就是我一身在此。

妻 或者，向他們說：我就倚仗着弟兄居住。

十四

弟 什麼！住在弟兄家！簡直的，您就不要想

着我。簡直的，您就忘掉我吧。簡直的，就沒有我。啊呀，天知道……！啊嚇，你這

鬼！什麼親戚不親戚，一五一十都說出來。或者，您，姐姐，出嫁吧？聽着，您不能趕快的結婚，出嫁嗎，可是？就是要快。

妻 這是怎麼啦？

弟 那麼我們可就得到很漂亮的結局了。東西

沒有了，哪，（你）自己去倚仗男人，一五一十的……您不能找一個不拘什麼樣的混小子來承當一下子嗎？

妻 弟弟，簡直的。您說的是什麼話？

弟 就是要快，快。哪，您（心中）有誰？

妻 怎麼能這樣辦呢？

弟 哪，就是這個吧，剛才來過的——鄰居。

您以為怎樣，他不娶女人嗎？哪，趕快的

叫他來。快，快。

妻 天哪，這是什麼事？怎麼能這樣辦？那不

是他來了嗎？

十五

弟 天哪，我不要（這）衣服了。人家都在譏

笑我。

弟 嗨，您快停下您的要求。最好您向我說說

——您這麼屢次的跑到我的姐妹這裏來串門子是幹什麼事？這您只能把她的人格沾污。

鄰 怎麼能呢，寬恕我，屢次的。一個月我才來了一次——安慰安慰太太呀！

弟 「安慰太太！」我們知道這是安慰。還說謊。他來了一次。狗，他當着我的眼已經來了三次。沾污了（她）。可是如果您喜歡她，那麼您就這麼說吧。

鄰 這是說喜歡誰呀，饒了我吧！……

弟 我說，您愛我的姐姐——您就帶了走，娶了她。

鄰 是我，莫非我……莫非我說過，愛她嗎？

弟 早就那麼說過了……

鄰 我！哪，您知道……我……我是說的關於衣服。那簡直是把意思弄擰啦。我說，我不喜歡衣服。

弟 不，您不要給我亂擦毛了。如果喜歡，您

就領走，娶了她。就是要快，快。用突擊般的速度。

鄰 （幾乎哭出）怎麼能這麼辦呢，饒了我吧！爲什麼我要結婚？我，簡直的，不明白您。

弟 明白不明白沒關係——領了去，結了婚（就完了）。

妻 自然，既然他不願意，那還說些什麼？

弟 怎麼不願意！願意的，就是客氣着哩。

鄰 天知道我是不願意……我簡直不明白您！這是怎麼回事，饒了我吧。我什麼話還沒說哩……您這是我弄到什麼骯髒玩意兒裏去啦。

弟 啊嚇，他應當說……就請您說一句吧——我願意結婚。我不妨礙您說話。

鄰 不，我，簡直的，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結婚。怎麼我能這麼糊糊塗塗的領去，就突然——結婚。天哪，您是向我纏繞些什麼呀。

妻 那可怎麼說呢。

弟 那麼有風趣的女人。我，簡直的，不明白他。如果一個人沒有風趣，那麼您就這麼說，不要把人弄到迷魂陣裏面去。

鄰 我……我不引人進迷魂陣。我有趣味……我只是說……

弟 您有趣味？別妨礙我。這麼體面的，有風趣的女人。身材，她的身材多麼好！不，我看，您對於女人是什麼也不了解。

鄰 不，我了解……我承認，有什麼呢，這是很風趣的……不過就是我……我簡直不

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弟 步法又好看，又整齊。別的女人走起來，像駱駝一樣，可是她，把腳安放的這麼平正。一，二，一，二。

鄰 我明白這個，我承認。自然，我愛她——我有趣味……不過就是這是怎麼回事，饒了我吧！……

弟 姐姐，到他那兒去。拉起他的手……

鄰 哪，怎麼能這樣呢，饒了我吧！我簡直掉了魂啦……

弟 往明白裏說吧，您願意什麼時候離婚都可以，還有什麼說的——我不明白。

鄰 哪，莫非是，如果可以離婚，那麼我，好吧，我娶她。

弟 當然，您要娶的。就是要快，快。妯娌，

趕快跑到戶籍登記所——離婚……順便在
那裏把廚房的傢俱賣給誰去。和他接吻。
妻 怎麼能這樣作。(互吻。妻走出)。

十六

弟 還哭哩。剋持了個多麼好的媳婦兒！
鄰 不是，我只是說……
弟 也沒有什麼說的……領了去，結婚。
鄰 我說，我說……哪，好吧，我娶了，可是
那麼爲什麼我還要從她手裏買衣服，啊？
弟 這您好用它們打扮起來度蜜月呀……
鄰 可是我是付了錢買的它們，我既然娶了她
，那麼這一切就都和贈品一樣轉移到我手
裏了。這是什麼，我，莫非，我自己還向
自己買東西嗎？不行，您知道，這裏我不

能同意……
弟 您是先買的，以後結的婚。您怎麼言不顧
行。您只是越弄越糊塗。

鄰 怎麼能這樣，饒我吧！不行，這樣我不同
意。既然我結婚了，那麼衣服就算我的了
。那麼請把錢還我。或者我停止結婚。

弟 嗨，叫你咬一口——還他錢，姐姐可是已
經離了婚，可是她是女人，可是又傷害了
她的自尊心。可是他呢——又要不娶啦。

鄰 怎麼能這樣……我把房子的定錢也付過了
……怎麼這樣。不行，天哪，我不能這樣
……我……我……

弟 您是着什麼急？哪，好，我這您一半兒。

十七

(車夫上)。

車夫 怎麼，拉這些傢俱嗎？

弟 這個，這個。

鄰 可是傢俱嗎？那麼您爲什麼把傢俱賣掉？

爲什麼您把我的傢俱賣掉？別動我的傢俱。天哪，我不要結婚了。你們瞧，他是幹什麼——他搬我的傢俱。

弟 幹麼您把線拉得很長呢？只是自己的品行就夠使女人羞啦。要是早些結了婚，傢俱不就給您留下了嗎。

鄰 怎麼，饒了我吧，早些——你剛才不大功

夫告訴我，我就娶(她)了。

弟 可是您不能預先考慮一下嗎？您現在就負一切的責任吧。

鄰 哪，怎麼能這樣，天哪。

弟 您滾你媽的吧！您瞧，無論怎樣未婚妻是來啦。

十八

鄰 安娜·姓西莉耶夫娜，這是什麼事？我怎樣也不明白。別讓他們動我的傢俱呀。

弟 傢俱賣掉了——還有什麼說的。(向姐) 唉，怎樣，離了婚嗎？就是要趕快回答。

妻 離過了。把廚房的傢俱也賣給鄰居啦。

鄰 (哭叫) 怎麼廚房的傢俱？爲什麼你們把我的廚房的傢俱賣掉呀？可是我們用什麼來吃飯？

弟 (向姐) 您這位新郎是多麼無賴。我們這麼公平的交易，可是他總不滿意，——像夜貓那麼叫。恰好我今天又有點不舒服

——我的頭痛。

妻 我們和他怎麼能講到不滿意呢？

鄰 就是這話呀。那麼把我們的錢退還我們。

弟 好啦，堵住（嘴）吧。說過了——給還一

半。（向車夫）就是這個。這個也搬出去。

鄰 我的腦袋簡直像在霧裏一樣。怎麼我會什麼也不明白。

弟 您到未婚妻那裏去吧。站著，像個泥胎似的。

妻 您幹麼向他喊——叫你們瞧，簡直把人嚇壞了。（走近他。溫和的談話。互吻）。

弟 哪，姐姐，去請幾位無論什麼客來，——得來次小跳舞。（姐走出）。

鄰 天哪，我不要跳舞。今天我的精神有點不

合適——您幹麼用跳舞來麻煩我。

弟 那你爲什麼要結婚？早可以不結婚呀。

十九

郭爾布希肯（唱）小鑼小鼓響叮噠，響叮噠

。把我幼年的過失來加強。

妻 格利沙！

郭（沒注意屋子裏的混亂）招待得很客氣。

他們說，——我們很對不起，傳票沒從郵局送達。很需要您急速來給我們作證人

的。我說，——啊哈，自然，我因此就來——作證人了。我說：小鑼小鼓響叮噠！

——我說，爲什麼案子來作證人？他們，這樣的客氣，婉轉的說：——請對我們講

講，關於石楚青您知道些什麼。他在最近

曾經竊盜過。我說，——好吧。我拿了一張椅子這麼靠着桌子坐下來……（看見半空了的屋子，和屋中的混亂。害怕起來）這是怎麼的？這是，我說，怎麼啦？

（妻弟小心的剔除着手指蓋）。

妻 這個……這是我們以為……這是我們，格

利果里·伊萬內支……

鄰 簡直腦袋就像在霧裏面。

郭 （喊叫）這是怎麼的？在我屋子裏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車夫上）。

車夫 完了嗎，怎麼的？

（三個人張着嘴站着）。

X

X

X

X

X

X

兒童少年讀物的總庫

——少年出版社——

專門出版兒童們課外

『必讀的優良創作譯品』

『少年文藝叢刊』

——每月出版一冊——

尤為兒童少年所愛
讀的定期性的叢刊

奔流

定戶購少年出版社書刊贈小
友子女或弟妹們可增進情愛，並可

享八折權利

國內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舵工老桂

洪波

南國的詩意的鄉村，長年躺在恬靜裏。

陽光蜜吻着大地，青青的蓊葱的喬木，漫散地佈排着，彎彎的，曲折迴盪得有如長蛇似的小青港，以半弧形的流瀉，繞過簇聚如鷓鴣的村舍。然後，取一個奔流汎泛的姿態，直向那東北方的田野淌去。遠處，隱約的遠處，起伏着一座馬鞍形的山丘，江水從這兒山麓下的沙質壤土上沖過去，一直沒到山丘的背後，這便成了一道從鄉村通達都市的捷徑。

每天，你可以站在這兒鄉村的田塍上，遠眺那茫茫的，悠悠汨汨的小青港裏，浮起一條兩丈長的航帆。牠，頭尾翹翹聳聳地，恍如五

月競渡的龍舟。當天風從野外颺揚起來，一片板門大小，滿綴補釘塊的白色布帆便飛快地升起來，升起來，於是帆腹像懷胎十月的孕婦，凸得那末凶；而銳尖的船底下便吐出一陣「囉囉」的劃開水面的音響。

這條小青港裏唯一的，每天載送莊家人上城市裏，又把他們從熱鬧的城市裏駛回老家去的帆航，牠的年青，早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了。幾乎自有小青港以來，便存在着這樣的一條帆航了。

帆航的主人，由老福而老熊而老張老俞……送往迎來，已經在四個以上，然而把舵的舵

工，却始終還是年老的老桂。老桂從十八歲的青春時代開始担當這門營生以來，四十多年的流光耿耿逝去了，兩鬢蒼蒼地斑白了，垂垂的蒼髯，也早由灰黑而趨於花白。鬚根並不多，只是稀稀疏疎的一撮，然而由於此，便炫示了他的年壽的古老。

每天，老桂從村舍裏跳上船，在這帆航的後梢上，蹲下來，曲着背，如獼猴似地高踞於船尾高頭。幾十年的生活，訓練得他運用跳着的足來担任把舵的工作是再穩練沒有的。他不時抓起那枝鑲在艙後壁的長柄竹骨，給手汗所把握得明淨瑩潔的旱烟桿，一壁吸吸着，讓一縷白色的烟霧飛散到寧靜的天空，一壁遠矚青青的山坵，計算那不變的行程。

青春從單調的生活裏遠走，現在，老桂是

在消度自己的算得清的、有限的暮年了。他一直是個最典型的莊家人，愛笑，愛愉快，愛度太平的日子。

「做人就是做人啦，爭天奪地算得個什麼！吃虧就是便宜呀！」

這是老桂的「做人哲學」，比一個「哲人」還要達天樂命的。村裏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和這樣的一個舵工接近。爲的是他從來沒有爲了什麼不如意而鬥嘴嚼舌。「吃虧算得什麼啦？」這便是他贏得人們派他是個「好人」的原委了。

白天，在帆航上，老桂嫌將納悶時，不是隨手提過那個墨綠色的燒酒瓶呷他幾大口，便是引長了乾燥的嗓子，唱起原始的古老山歌。盤伏在艙棚裏的乘客們，當聽到他的歌喉又在開始活動，就有人鑽出那個到達船尾上的小

洞門，堆上一臉嘻嘻哈哈的笑，「老桂，唱個好聽點的時髦山歌吧，格種老調，聽得耳朵裏的蛆都要爬出來啦！」或則，「老桂，省省吧，講個故事不好嗎？」於是，老桂的話匣子打開了，牙床便一上一下的活動起來。年齡高，世面見得廣，自然他的故事會贏得人們的津津有味聆受了。偶而故事的話鋒觸及戰爭、逃難的頭上，他總要提起民國十三年那次自家人的火併，「打仗，怕他什麼呀！他們打他們的，我還是做我的舵工咯！逃難是最冤枉的，丟掉老祖宗的家，饑不餓？銅錢銀子用光，家裏又弄得一塌糊塗，犯得着？真犯不着，阿是？你們想想看哪！」長髯捋捋的，這是他的卓見，人們以點頭表示同意，接着，便要求他繼續他的故事的下文。……

三春佳節，老桂總愛跳上小青港的河沿邊，折幾枝綠蔥綠瓣的千葉桃；五月豔陽天，老桂總愛跳上那座馬鞍形的小山坵，摘幾枝猩紅的飄飄如緞綠樣的石榴花；涼秋桂子飄香的季節，老桂當帆航重返故鄉的河波浜裏，他總要牽裳涉水地去捫幾尾尖頭大鯽魚；這些，這些土產的禮品，他常常會分送到他的親眷好友的家裏，而我，也會「無功受祿」地叨受他的一份惠賜。當我以拒絕的口吻沖淡他的滿團興致時，一種抱憾無窮的神色，便會綻露於他的臉門。「阿虎姪子說你先生最愛孩子呀！我歡喜我的心肝阿虎，所以我送你的呀！」玄黃色的眼仁隨着這話聲盯住了我，一分鐘，兩分鐘，……於是，我只有接受的一法了。

爲了「禮尚往來」，我不時沽一瓶菜豆燒，

或是十兩大麥酒，邀住他，喝一個酩酊。當六七兩的酒精溶入他的胃臟以後，他微醺了，弓着背，跛着拿不穩的步子，颯呀颯的，轉回他的阿弟家裏去，一支啞啞音的山歌，撒過了平靜的村野。

「結識私情勿要結識東海東，路程遙遠信難通……」

人們聽着便笑了起來。——

「老桂在發老來廳，交桃花運啦！」

「找個八十歲的婆婆配對吧！老桂。」

然而老桂却皺着昏花的，爲酒精所熏得紅洋洋的眼，一笑了事。

老桂從二十六歲那年便過着螺居生活了，孤獨的整整三十多年，阿弟老根曾經勸過他續絃；朋友們，有許多現在已經「墓木已拱」的

朋友們，也曾一再勸過他，「斷了絃，像隻單丁狗一的孤身鴛鴦，總不是事體呀！而况又沒有半男一女啲！」然而老桂的回答是：「啣，一個人便一個人啦，現在世界，養得活自己是已經托老天爺的洪福了，有了阿虎姪子不就一樣嗎！」

老桂，真正是個達天的人呵！他是只求平安地度却他的殘年便算了。

闖達了老家已經整整的五載。這個平靜的，曾經爲我們留戀過的鄉村，我時時在夢寐之中會想起他，而那個樂天的、愉快的、蒼髯的老桂，會不時闖進我的夢之中。我彷彿瞧見他蹲踞如獼猴的，苟坐於帆航的尾梢，彷彿瞧見他擎着綠花邊粗酒杯在狂呷着燒酒，彷彿瞧

見他笑呵呵的訂住那捫到手裏尖頭大鯽魚——這些，這些，有如隔昨的一般。

二十六年的冬初，故鄉受了瘋狂的屠戮的洗禮，老桂的消息便浸沉到杳然裏，想起他，便有點惦記得不肯罷休，我企圖有某一個莊家人會從那原始的鄉野跑上這天堂的都會，使我可以探知他的一個下落，然而這企圖只是一種夢想而已！

今年的初夏，猩紅的石榴，又颯起了裙緣似的花瓣，我重復回轉了曾經消磨我若干流光的鄉村的懷抱中了，鄉野和景色依舊，然而空氣却變得愁慘了。悠悠的小青港，還是那末白茫茫地悠悠着，——繞過鄉村，沖向着東北方，流轉於馬鞍樣的山坳背後，一切沒有異樣；然而那條翹角翹尾的褐灰色的帆船却失蹤

了，那大腹便便的征帆，那躊躇於船尾的獼猴似的老桂，全隨着帆船的失蹤而消逝了。悄然凝立，心裏攪滿了無限的惆悵。難道？……我不敢想下去，我能有那樣的勇氣想下去嗎？

蹣跚着，踟躕着，我總於走向那個離別了五載的村莊了，從那位曾經力勸老桂續絃的福生嘴裏，我得知這位達天知命，企圖送終暮年的老桂的下落了。這下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幾於使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的那天，一顆大烏蛋從半空中撒下來，於是那條屢易老大，走了不知多少年份的不變途程的帆船消毀了，三五個乘客，全數隨着這帆船的惡運而毀滅了。老桂仗着自己深悉水性的本領，而拯救了自己。不幸是接踵而來的，正是應了「禍不單行」的

老古諺，阿弟老根搖着條快櫓船，想避到王莊鄉，偏偏那「卜卜卜」的亂馬屎掃中他的頂門蓋，一家人掉了老根這當家人，於是只有搬到阿虎的外祖父家裏的一法了。這樣的不幸光臨到老桂頭上，他變了，他不再能够相信「吃虧就是便宜」的哲學，他不再能够企圖太太平度却他的暮年，他不再能够留戀他的幾十年來生此居此的老家！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光起了比年青人更旺烈的火，於是他「噼啪」着他的大腿肉走了，去當一名挑水燒飯的伙子；兩年多了，他始終沒有重返他的老家！

聽着這，我敢不相信我的耳朵嗎？我亦然，心中滾沸着一種無以明狀的情緒。……

想起這位年逾花甲的舵工，居然會被殘得那個，於是我感到我們的世界終究是我們的。

文國社最近新書：

小圈子中的人物——鍾望陽著

實價一元一角

蘇聯文藝巨著：

『布羅斯基』——番菲格夫著
林淡秋譯

實價二元八角

本刊定戶向文國服務社直接函

購八折優待

文國社社將出版：

國戶及其他（獨幕劇集）吳天著

蠹——即『生意經』 徐樂著

古屋 辛勞作

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南方之歌

司馬文森

一 南方

我生在南方，長大在南方，是南方之子。

但我並不愛南方，南方帶給我的，是悲愴的

記憶。

要是你（我忠實的伙伴）的記憶還沒有衰

退的話，你該還記得那一次，我們在半夜裏被

人從夢中倉皇喚醒，半裸着身，空着手，離開

那溫暖的家，走過露濕的田野，消失在松林中

。而後我們就起始了從來未有的艱苦的路程！

我們相互的攙扶着爬上山嶺，在黑暗的壁崖中

摸索行走，荊棘扯破了我們的面孔，衣服皮膚

，爬地纏絆住我們皇倉的腳步，跌交摔倒。但

是，最後我們終於到達山頭。在喘息中正爲自

己的幸運而慶幸的時候，不知是誰的指使，使

你無意中回轉頭去，驚駭的叫着說：「看，」

是的，一點也不錯，腳底下已起了烽火，村莊

正在被滅燬着！

會是多少日子，現在，我們重又回來了，

回到了我們的南方，雖然我們并不走同一的路

，但是我們畢竟是回來了，是担负着多少人間

的災難來的啊！

這時，我正站在山頂上，（我一點也沒有

看錯，正是我們從前曾爲了逃難而停留歇息的

地方，)雖然站在我身邊的並沒有你，也不是在和從前一樣倉卒焦急中間；但是我依然能看見從山底下冒起的烽烟，多鮮紅的火舌在夜色中飛撲，跟隨的人員告訴我：

「他們正在燬滅村莊！」

記着，這原是我们的家啊！這個家會是我的生息地，那兒有田野和濃茂的森林，田野裏長着多穗的禾，森林成了整片綠海洋，它們會餵養過你我，也餵養着我成千成萬的勞苦農人。

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人，被土地餵養大了的人，會爲土地奮鬥過，使自己的血流在土地裏，但是他們的血並沒有白流，那血啊！使這村莊更加繁榮富庶了，使農民增加了智慧和決心。人們告訴過我，從那一次後只半年間這被

燬滅了的村莊，又被人創造出來，是一個比從前更加闊大富麗的村莊！

但是，朋友，這時排在我面前的，就正是這闊大富麗的村莊，它們在烈燄中飛躍，狄人正在燒燬着它啊！

從前，我們曾看見過這樣的火，但那時這火只能使我們感到怨尤和哀傷，現在我們又看見那同一的火了，而這火却使我們充滿了無限的憤恨。因爲這是從我們的狄人的手中放起來的，是仇恨的火。

我會發過誓，我不再回轉南方，但是這時我却重又歸來，因爲南方需要着我，需要我去爲那土地（祖宗遺留給我們的！）流血，好像一個無依靠的母親需要她強健的兒子一樣。我會發過誓言，但我要用自己的手來撕毀了，因

爲我還沒忘記我是生長在南方啊！

二 紫的顏色

你還記得那一個羊城清朗的月夜？我們相依躑躅在珠江岸上。你低聲的對我訴說着自己的哀愁，和那美麗的夢，像那淙聲的流水，無休止地。……

「什麼也不能使我發生愛戀，只有那個顏色，是我要找的，那是紫的。」

接着你無言的沉默了，我知道你的心是爲了找不到那顏色而在嘆息着。

「爲什麼它應該是紫的，而不是紅的？」我問。

「不，」你堅決的說。「紫的要比紅的高貴熱烈得多了。」

從此，我們就分別了，記着這時我們原沒有一點愛情啊！我丟下筆拿起長劍，而你就去追求那顏色，那紫的顏色。

當羊城告急時，有人告訴你：「走吧，孩子，回到故鄉去，那兒是溫暖的。」

但是你却說：「不，我不能。」

羊城失守時，你沒有懼怯過，不知道是那來的力量，使你的胸膛挺得那麼直，走路沒有落在人家背後，工作站在人家面前，不久你的名子便被入尊敬而且傳誦着了。青年男子像蜂一樣的密集在你的周圍，向你獻出了他們生平才藝，爲的是要博得你的倩眼，爲的是要得到你的憐愛，但是你卻搖頭說：

「不，我不能。」

「爲什麼？」

「因為我要的并不是你們這種顏色啊！」

於是，你就用手推開他們，繼續走你的路，走得那樣的勇敢，毫不顧慮的，好像是一個中古騎士；後面就跟着那一羣不被看中的顏色。

「看着吧，」他們想，一點也沒有失望的樣子。「我就要變紫了。」

這回，我們重又相逢了，是在烽火中的粵北的春天，你覺得戰地的江水比不上珠江的碧綠嗎？你覺得這兒的月亮比不上羊城的清朗明澈嗎？是的，一切都不同了，村莊被燬滅又被建造了出來，人們老的死，少的生，幼的成長了；但是，你却照樣的告訴我，當我們重溫月夜傾談的樂趣，當我們躑躅於曲江河岸，你却說你還沒有忘記那理想，那美麗的夢：「紫的

顏色。」

「你算過沒有，歲月已經不同了。」

「是的，快兩年了。」

「那麼紫的顏色呢？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

「在什麼地方，我可以知道？」

「你想知道？」

「當然我想知道，而且是很急於知道。」

「那麼我就告訴你，」你嘆息了。「它在這兒，在我的面前。……」

我懷疑在我背後站着另外一個人，他代表了那顏色——紫的！但是當我回轉頭去搜索，我却什麼也得不到，除了一片朦朧的月色，和隱伏在月色下的那空寂的四月的夜。我開始惶惑了，但是這個惶惑並沒有經過多久，我無意

中看見映在水中自己的影子，使我想起這時穿在身上的原是一套草綠軍衣，它是沾着污泥并且陳舊了，但是它把我們所惶惑的一切都說明了。

三 流浪漢

把我忘記吧，朋友，一個赤貧的流浪漢算什麼。

像我這樣的，你可以找到許許多多，不，你甚至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他們有着全人類的天才和智慧，他們懂得怎樣叫人活得舒服，他們會在你面前（只要你願意）獻出一切叫你心動的技藝；而我却只是一個武夫，只有一把劍，一把笨重的劍啊！

要是你感到這是必要的話，你就可以問：

「流浪漢，你懂得什麼？」

不要擔心，我不會獻出於你不利的詔媚，

我會直率的告訴你：

「我只懂得擊劍！」

「還有呢？……」

那麼，我只有搖頭了，因為我覺得我是應該搖頭的。

但是，從另外的地方，你却能得到和我完全不同的答覆，他們會按着季節，按着你底心情的起伏波蕩，說出你所喜歡聽的話，只要有那樣的心情，他們就會逗你笑，使你忘記了自己，覺得自己是在過舒適愉快的日子。當你覺得一切都滿意了，他們就會更其卑謙地向你屈着膝，用嘴唇去觸你的腳趾，聲稱自己是你最忠實的奴才，聲稱你是一切人類的主宰，到

這時，自然你就會很快的忘記自己也還在人間了。

但是，朋友，當你受到狄人的攻襲時，當你需要人來幫助時，他們却會一個一個的悄然溜去，剩下你孤零的一個。到那時你也許會想，你需要的原來是一個武夫，一把劍，一把笨重的劍，而不是一羣諂媚者，但是却太遲了！

我就走，朋友，請不要那樣的皺眉毛，你覺得我這把劍會碰壞你輝煌的寶座，我就帶着它走，走到遠遠的地方去，一個赤貧的流浪漢算得什麼！

四 月光

你覺得那月光太美麗了嗎？那麼就讓我把燈熄掉吧！這樣，月光就會透過方窗，瀉進屋

裏，照着你柔和的臉。

但是，你爲什麼突然變得那樣的陰沉呢？

月光不是正照在你身上？

「我覺得有點冷。」

「是的，月光是柔和的，可惜沒有熱。」

「我恐怕就要下雨了。」

「不，看錯了，天上有大月光。」

「暴雨也常常在月光夜下的。」

雨下着了，是六月天的暴雨。天上暗澹了，月光被雲片切斷，我們在空虛中寂靜着，只有雨滴敲打瓦片的聲音。

「聽，這是什麼？好像人世要翻騰了。」

「不，這是暴雨，暴雨的聲音。」

「雨打進窗來了，打在我們身上了。」

「是的，雨進窗了。……」

「黑暗壓在我們身上了。」

「是的，黑暗來了。……」

「那麼，讓我們點起火來吧，我有點怕。」

「不，朋友，忍耐一點吧，雨一會就過去了，光明會重新到來的！」

五 青春

你爲什麼那樣的看着我？是不是覺得我和往昔有什麼不同？

也許在這時，你會覺得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蒼老了，比從前現得更加憔悴，沉默。……

但是，三年前你所認識的我，和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我，是一樣年青的啊！

曾經有一次，我們在黑夜中行走，你用頭去指對山的野火，你說：「我愛火，我更愛那遍山遍野燒着的野火。」

你雖沒說你說的是三年來燃燒在祖國大地上的火，但是我知道你說的正是它。

「你也愛火嗎？是的，我看見你的面上浮着笑容，兩眼泛着光輝！火是可愛的，但是那從火中吐出的熾熱的光芒，却更可愛。」

但是你却忘記說，正是那火，那熾熱的光芒，使我保持着青春，使你感到我已和往昔有點不同了。

六 戰鬥鐘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還說什麼，要來的我們却應該準備着。

但是，朋友，你爲什麼那樣的顫慄着呢？

是不是害怕那將要吹來的風，那戰鬥的風？這時還只是秋天，冬天還沒到，風還沒沒有來啊！

我們雖然是一羣渺小的土撥鼠，但是也不要忘記我們是地底下生長起來啊！我們是從戰鬥中生長的啊！爲了生存，我們已和自然作過無數次的戰鬥，戰鬥已給了我們以生命，給我們以血，肉和靈魂……。

現在我們已遷移到地面上了，和人類一樣的生活，（我們要取得和他們一樣生存的權利！）要是冬天來了哩，那麼我們就重復回到地底下去，回到戰鬥中。

但是，朋友，你爲什麼那樣的顫慄着呢？

是不是害怕那風，那戰鬥的風嗎？

X X X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歡迎外稿，如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
- 一 來稿請用稿箋，加一註符號，人名，地名，書名專號，請加左邊。
- 一 稿末請註明通訊地址，以便通訊及寄奉稿費。
- 一 來稿如欲退回者，請附足郵票。
- 一 稿件一經登載，酌致薄酬，每千字二元至四元。
- 一 稿件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原作者保留。
- 一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轉奔流文藝叢刊社收。

輯 外 輯

編者前記：本刊上輯有詩談一文，其中說中國目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似有語病；但編者爲尊重作者的自由起見，未加改動，祇在給作者的信裏順便提了一下。現在收到作者列車先生的覆函，對這問題有所申述。本刊出版以後，朋友們對這一點表示異議的頗不乏人。聞歌先生並且寫來一篇短文。現在爲使讀者明瞭其真相起見，把兩位先生的文與信都發表在這裏。

其實，這問題是很簡單的，不應該有什麼爭執。我們所以犧牲可貴的篇幅來發表這兩篇東西，除了表示願意對於一切都認真從事的意義之外，沒有別的目的。所以我們要不客氣的指出，聞歌先生的批評態度是不大恰當的。對於列車先生承認他自己措辭的不當，這態度我們非常欽佩，不過他以爲我們不知道中國社會內部具有新民主主義的因素，這當然是沒有的事。

列車先生是本刊的作者，聞歌先生也是本刊的作者。所以聞歌先生的火氣雖則太大，却決非出於惡意，因此我們才發表這野馬章。我們希望讀者響應編者上次提出的要求——批評本刊文字，但是也希望在態度上儘可能的多多斟酌才好。

野馬章

聞歌

一

只要隨時留心，在報上，是常常可以看到猜謎的廣告的。猜的辦法，有時叫你填一首每句空去一個字的詩，有時叫你到四書五經裏找聖賢的唾餘去，有時則叫你從黑影中見出真面目來……花樣總之很多。如果你有興趣照這辦法做了寄去，他們認為滿意，揭曉後，就會有贈品寄給你。雖然這贈品並不十分高貴，然而却實用。我就有幾個朋友，僅化了幾分郵票，就獲到對一些牙膏之類的日用品過。

這種現象不僅商界裏有，我們的文壇裏也

有的是。不過它只叫你猜，不叫你寄去給作者評閱，因而也沒有贈品。眼前就有一個例子，為免給作者埋怨我割裂，尋章摘句，且照樣錄之如下，好在還短：

「打開你的掌心。」

「不！」

「爲什麼？」

「裏面有一個秘密。」

「張開你的眼睛。」

「不！」

「爲什麼？」

『裏面有一個秘密。』

『告訴我，這是什麼？』

『你猜』

『猜不出。』

『猜不出？可是我已經告訴你了。』

照我們的文藝概論的分類法看，這似乎是散文詩。不過詩也好，活也好，這些且擱它一時再說。現在的問題既然是叫你『猜』，則說它是一種謎，自無問題。但雖然同是謎，其間又微有不同。即前類是有揭曉的時候的，猜不出的人，也有明白的機會；文壇里的謎，則因它們往往是作者靈感的湧現，且難得有揭曉的時候，明白它們便較難。就因為較難，有些本

無什麼深刻思想，真誠情感的人，便利用這一點，搬取新奇的文字，來文飾其簡陋了。這首詩的作者不幸也是其中之一。

宋代詞與吳文英會因為歡喜堆砌典故，給張叔夏譏為『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這雖是事實，然而只要平心靜氣看，也還能看出一點實情來。現在這首詩呢，它除了空洞之外，還剩下些什麼？

這裏使我想起叔本華的話，他說，「用暗昧和渺茫的文字來做文章，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一件壞事。……這種情形的百分之九十，是來自思想的渺茫。……倘使這個人的思想很有條理，他就容易找到合乎他所想的文字來表現。……」

他這話是針對幾個有名的哲學家而發的，

所以有『思想渺茫』等語。但這首詩的作者却還够不上有這種錯誤。理由是：他簡直沒有思想過，只憑一些簡單的衝動——爲名及爲稿費——塗抹一通而已。

憑着簡單衝動塗抹，若作者的生活是充實的，有時倒還可以有較可觀的作品擺在我們之前的希望。但不幸得很，從作者的旁的作品看，他似乎不是這種人。不是這種人而硬要發表文章，抒洩情感，吐露思想，無怪乎只見其空洞了。

然而文壇雖然不必用鐵柵圍住，但這種弄法，於人於己，均無益處，是應該恭請堅持理論堅持批評諸公，予以注意的——我以為。

二

前面這種現象，大多發生在寫抒情文的作家中。至於我們的『理論家』之間呢，大概爲了使文壇有趣一點吧；也有一種類乎此的現象存在着。這便是搬『原則』。因爲是搬『原則』，『原則』的用字是非常簡約的，一不留心，漏了幾個字，或多了幾個，便陷於斷章取義了。例如新近列車先生寫的詩談中，就有這種情形。他說：

現在中國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而來，向社會主義社會前去。

列車先生會知道寫「新民主主義」，自然看過新民主主義論。翻譯書，因爲或根據原文，或根據他國譯文，內容互有出入，還有可說。這本書我記得一共只有三種本子：二種是首尾印全的；另一種頭尾略節去幾段，但未曾

節去的部分却全然和前二種一樣。而且又並非是譯文。現在，我們的列車先生竟從這上面引出『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一個結論，因從未見過，且連類似的話也沒有，不得不使我奇怪。

自然，列車先生希望我們中國一天天強盛起來，希望黃包車的照會減成一塊，希望我們的文藝作品中，都幌動着『無產階級』的聲音笑貌，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也這樣希望。這希望甚至比他更深入一層，也未可知。但一味閉起眼睛，不問事實，架空之上，還要架空，這也是志煞天真的。

同樣的情形，在他解釋藝術、文學時，也可以看到：

藝術文學是許多意識形態中的一種，

作家借形象來表現自己的思想，理念，自己對現實的態度。也就是說，藝術文學是社會意識和對現實認識的用文字來表現的特殊的形式。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學，必然帶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也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學。

不知道是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我覺得有些人非常喜歡下結論。下結論，本是好事情，因為賴它，我們可以省些腦力。但有利是必有弊的，另一面也便容易把草率的地方暴露出來。列車先生的結論裏，不幸就犯着這個毛病。雖然，倘把我所引的一段，孤立着看，似乎還可以馬虎過去，不過要請記住；他這結論是緊接着『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現在被認為這個社會的曙光的實施『憲政』，既然是在嚴

愈，扣留聲中，足見是非常渺茫的了，遑論其他。

記得從前朱光潛先生曾因曲解「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而給魯迅先生批評過。我以為這看曲解得頗有「情趣」一點，還可以原諒。但列車先生竟把新民主主義割裂到這種地步，這却斷斷原諒不得。

所以也還是要請堅持理論，堅持批評諸公

注意。

三

野馬奔馳到這裏，已經頗爲吃力了。

我想，一切都未嘗不可以寫，倒不是故意揀別人的作品來胡說一頓。但因此，想必容易得罪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那麼請指教罷！

三〇，一，一九

歡迎預約

本刊

本刊定價：

每月一冊 國幣壹元
(特大號另加)
每季三冊 二元四角
半年六冊 四元四角
全年十二冊 八元四角
(預約三冊以上特大號不加價)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
外埠郵費另加
寄費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本刊經售及預約處：

文國服務社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
兄弟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七八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大陸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四號
亞美書社 上海青島路六七號
青年書店 上海愚園路
上海周報書報代辦部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來信

列卓

編輯先生：

信，刊物，稿費均拜收。

奉上拙稿一篇，以備採用，並祈匡正。

信中提及拙稿「詩談」中所稱中國目前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一點，先生等「以為中國社會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目下尚未有質的變化，新民主主義之實現尙有待於爭取。」示以商榷，極感。拙稿所云「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而來，向社會主義社會而去。」語氣似稍覺肯定，且限於題旨，不能詳解涵義，致望文生義，有所誤會。不過，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學理論，就有爭取的意

思，所以指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存在，也是一種爭取。但是，這裏有一點是確和先生等意見不同的。弟認為質變，量也變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會的鞏固，是事實。但是它沒有發展，而只有日趨衰亡，那末，和這日趨衰亡的力量對立而鬥爭的是什麼東西？在發展着的是什麼東西？再有，我們對於蘇北，華北日後的婦女參政運動（上海報三卷五期），晉察冀邊區，陝甘寧邊區等等現實，作何解釋呢？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的歷史產物，這些歷史的產物就構成了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因素。

弟很同意先生等「的爭取」一詞。新民主

主義社會歷史階段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

正。

的爭取過程，才能完成它的任務。而且，由於

此覆，並候

中國民主革命的不平衡性，所以，現實是錯綜

編安

而不平衡的，爲了「爭取」，我們必須指出它

列車上，一月廿一日。

上海金融從業員徵文集：——

『金融綫上』即將出版

事變後作爲戰時中國經濟一環而特殊存在的上海金融界，是值得人們注意的；而執行這特殊存在的每一金融從業員的動態，做了些什麼？也是值得探求的。現在從上海金融從業員中徵得無數稿件，選編成此書。各人以自己所屬部位以文藝筆調作報道。有如過去之「中國一日」或「上海一日」而取材非以一日之事件爲中心。書已付印，不日發售。

奔流文藝叢刊第二輯

『涸』

不 准 翻 印 載

編輯者	奔流文藝叢刊社
出版者	奔流文藝叢刊社
總經售	文國取務社
本輯特價	壹元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